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6410號

2014 October **02**
TITV雙月刊 Vol.

《Island Voices》

邁向國際藝術殿堂的新旅程
愛丁堡藝穗節現場連線

溪洲部落河岸絃歌
領袖馬沙吟唱苦與樂
LiMA新聞世界

顛覆既有觀點
致力打破原住民族刻板印象
LiMA幫幫忙

成就於原住民族
藝術場域發展的一股推力
Pulima藝術獎工作團隊

雙月

雙月

2014 October Vol.2

打造城市部落 延續傳統的美好故事

封面故事

都市原住民族的新原鄉
打造城市部落
延續傳統的美好故事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基金會



台
東縣
Taitung

—
歷坵部落
Rulak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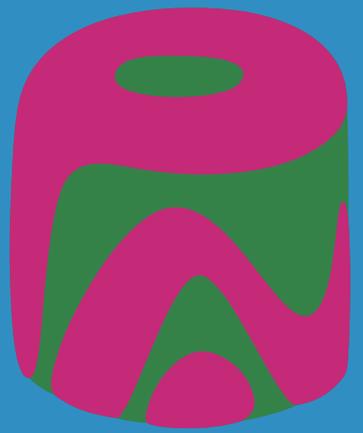
—
排灣族 Paiwan
Cudjy Maljugau



我
回來了

因為它
在這裡等了我
五百八十年





PULIMA
ART award

2014

PULIMA 藝術獎

頒獎典禮：103年10月31日（五）下午15:00 / 地點_台北中油大樓國光廳

藝術論壇：103年11月8日（六）10:00-16:00 / 地點_台北當代藝術館

展覽期間：103年11月15日-104年1月4日 週二至週日10:00-18:00 / 地點_台北當代藝術館

主辦： 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al Foundation
原視 16
Taiwan Indigenous TV

承辦單位： 台北當代藝術館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aipei



董事長的
話

以藝術謳歌

體會原住民族文化的動人旋律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文會）自成立來，文化和藝術的扎根與推廣，始終是本會重要的任務之一，鼓勵原住民族藝術創作，成為本會推動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的傳承上不可或缺的一環。近年來，部落不再只是體驗傳統原住民族祭儀文化，或是遊覽自然景觀的地方；許多在地藝術家的創作，豐富了部落的文化地景，也吸引不少朋友駐足欣賞。你會發現這些充滿生命力的藝術創作，與人及土地有很深的聯結，讓藝術不再有距離感。今年本會將舉辦第二屆「Pulima藝術獎」，除了鼓勵更多以原住民族作為題材或素材的藝術創作，透過得獎作品的展演陳列，也讓社會大眾，一同參與這難得的藝術饗宴。

「Pulima藝術獎」是國內第一個以原住民族為主的藝術獎項，2012年第一次舉辦，即受到廣大的迴響，有不少令人驚豔的作品受到肯定，足見族人在藝術創作上具有無限的潛力。除了努力提高原住民族藝術創作在國內的能見度，原文會也協助藝文團隊登上國際舞台。今年暑假原文會率團參與2014愛丁堡藝穗節，其中包括歐開合唱團、蒂摩爾古薪舞集與AMIS音互樂團等等，三個由原住民族人組成的表演團隊，精湛的演出，吸引不少目光，也打響了原住民族藝術團隊的名號。

隨著台灣社會工業化的形成，原住民族自50年代起有著一波波的城市遷移，近年來各種統計數據都顯示大部分的原住民族人生活在城市裡，這種移動反應了原住民族求生存的本能，也顯示族人在艱苦環境中展現的韌性，而不同形態的城市經驗，往往觸發了族人在藝術創作上的能量。原文會今年舉行的「Pulima藝術節」便以「城市部落」作為藝術節的主題，以當代藝術表演形式，呈現原住民族在都會區裡的不同面貌。期待原文會Pulima藝術節及藝術獎的活動，為台灣社會增添濃濃的人文藝術氣息。◀

同喜氏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董事長



執行長
的話

善用媒體功能 凝聚原住民族共識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文會）與國外一般原住民基金會最大差異，是既肩負著文化藝術推展的使命，同時兼具電視台業務的製作，與其他國家專職分工的性質大不相同。身兼數職的優勢，可以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功效。舉例而言，文化藝術資訊可藉由原住民族電視台（原視）暢通的管道有效傳達，亦能完整體現原住民族文化欲呈現的意涵，尤其在今年加入《原視界》平面刊物，以及網路、廣播多方媒體統合，讓文化藝術推廣，有著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化與藝術是密不可分的，對於原文會來說，有效凝聚原住民族的共識、創造共鳴的途徑，其方法就是成為傳遞訊息的平台。而藝術獎項的設計，就是實踐此一目標值得力行的方向。兩年一屆的「Pulima藝術獎」，是原文會匯集原住民族藝術創作者齊聚一堂的成果，我們希望讓Pulima從此成為原住民族藝術家的指標殿堂，也成為國外人士欲了解原住民族藝術最具公信力的參考。

懷有崇高的理想固然值得期待，但若無媒體有效配合傳達正確且有系統的訊息，這條路將走得艱辛。我們把藝術家作品經過策展，呈現原住民族的精神和內涵。於是，推展Pulima藝術獎、藝術節，再加上《原視界》持續透過文字深入完整

的報導，讓觀眾或讀者在參與前，能對藝術家及其作品欲傳達的精神，有深刻而通盤的認知。

《原視界》雖是初創，但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突顯，有著熱情與使命感，我們對這本刊物有很深的文化面期許，但這期許不是學術的、難以親近的，而是很生活性、娛樂、時尚，無須訴諸悲情，而以輕鬆的心態來閱讀。閱讀《原視界》，就像收看原視一樣，將是吸收當代台灣原住民族文化藝術發展史的管道之一。◀



拉娃谷偉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執行長



Contents

▶ 封面故事

近年來，在聯合國原住民族議題常設論壇上，都市原住民族（urban indigenous peoples）議題愈來愈受到關注，甚至常在聯合國大會議程中出現。而台灣的都市原住民族現況又是如何呢？



06 都市原住民族的新原鄉

08 都市原住民 鄉關何處？

14 都市原住民族的比較——台灣、日本和美國

22 城市中的第二部落 六個延續傳統的美好故事

▶ 編輯觀點

02 以藝術謳歌 體會原住民族文化的動人旋律

03 善用媒體功能 凝聚原住民族共識

▶ Mata! 看天下

26 加拿大都市原住民族第二大城
艾德蒙頓市 推動和解與互相尊重

▶ LiMA 新聞世界

30 溪洲部落河岸絃歌 領袖馬沙吟唱苦與樂

▶ 新聞評論

34 都市原住民族二三事 / 施正鋒

38 我們的根在哪裡？ / 林福岳

▶ 飛魚嚮導

40 吳明季、徐超斌 用行動改變自己的部落

▶ 米秀秀

44 顛覆既有觀點 致力打破原住民族刻板印象

48 巴豪嵐與達比烏蘭的藝術之路



64



88



60



68



52



44



40



30



82

▶ 影像 spotlight

52 16 影展 期望帶來最純淨的祝福

▶ Pulima 焦點藝文

- 58 Pulima 藝術獎決賽側記
- 60 林介文 將垃圾重組 化腐朽為神奇
- 64 劉美怡 依戀海洋的情感累積
「好吃」的藝術作品
- 68 東冬·侯溫 行進於完美與破敗之間的人生
- 72 《Island Voices》邁向國際藝術殿堂的新旅程
- 78 冉而山、蒂摩爾 站在世界最盛大的藝術舞台

▶ palalan 打開思路

82 Landuun Ismahasan 光榮退役後的第二人生

▶ 工作現場

88 Pulima 藝術獎工作團隊
成就於原住民族藝術場域發展的一股推力

▶ 按照你

- 96 雅美（達悟）風情
- 98 徵稿訊息
- 90 原視電視節目表
- 94 原視參訪資訊、藝文活動訊息
- 99 讀者活動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周惠民
 總編輯：拉娃谷伴
 執行總編：莊哲人
 編務：曾瓊慧、賴星羽
 地址：1157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120 號 5 樓
 電話：(02)2788-1600 / 0800-581-600
 傳真：(02)2788-1500
 email: 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定價：新台幣 100 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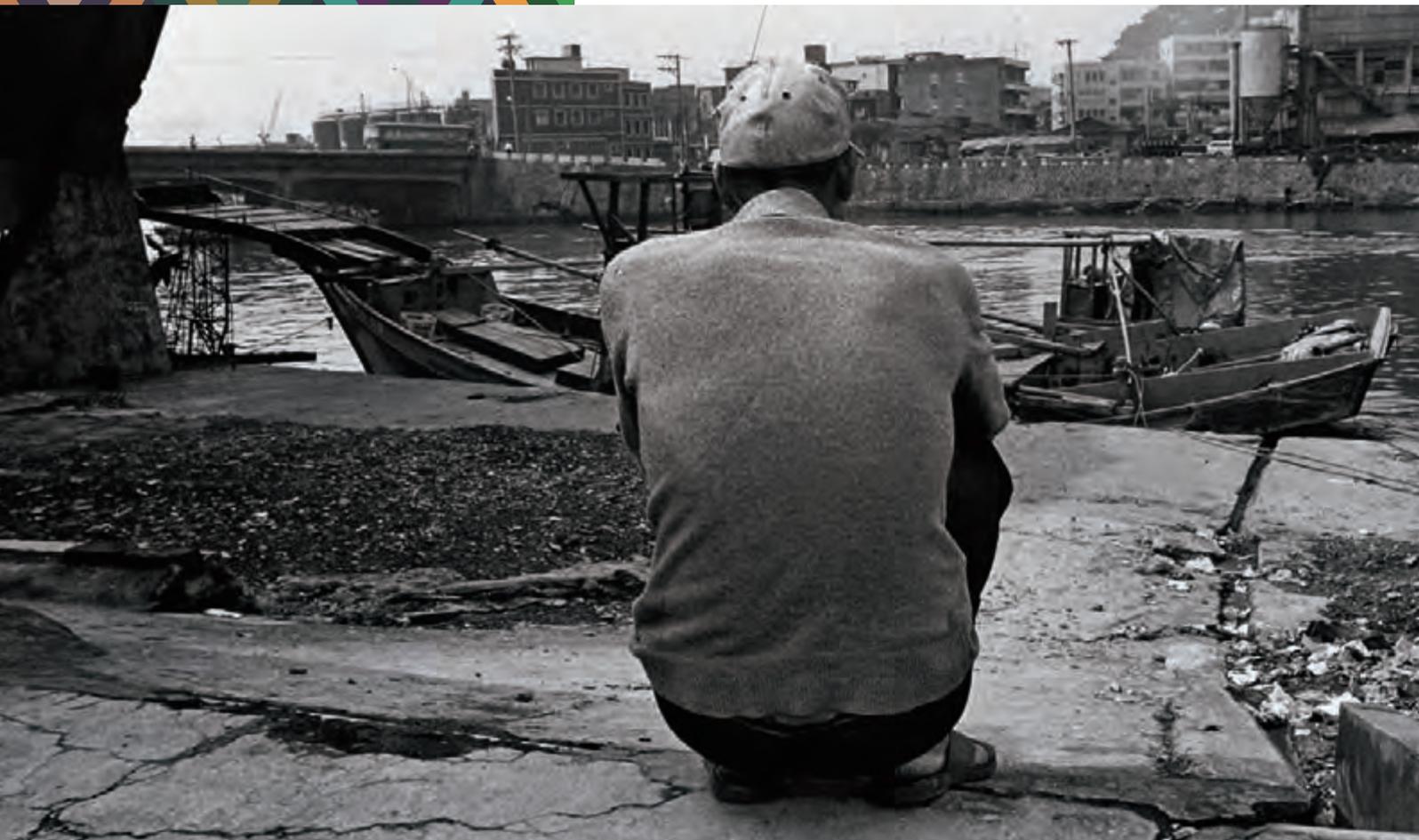
編輯製作：台灣赫斯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91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90 號 8 樓
 電話：(02)2501-6699
 傳真：(02)2501-6652 / (02)2501-6653
 封面圖片：南方家園出版社 / 攝影：關曉榮

郵政劃撥
 帳號：50135113
 戶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歡迎訂閱《原視界 TITV》
 僅付郵資，即可每期準時看閱《原視界 TITV》雙月刊
 訂閱方法：請註明收件者姓名、郵寄地址、連絡電話、訂閱起訖年份月份，連同郵政劃撥收據（依訂閱期數計算郵資），郵寄、傳真或 email 至原文會「原視界訂閱服務收」。即完成訂閱流程。
 郵資計算方法：1 本 15 元，2 本 30 元...以此類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未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請勿轉載。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2064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2313-111X

2014 October Vol. 02



都市原住民族的新原鄉

文：陳雅莉 圖片提供：南方家園出版社 / 攝影：關曉榮

為了謀生，原住民族從原生部落移居到城市。如今，有的遷居到政府改建的國宅，有的則是爭取到就地重建的居住權，最終目的都是希望在城市裡建立他們的新原鄉，延續傳統部落文化。



歷經長達27年的追蹤紀錄，報導文學工作者關曉榮將之集結並出版《八尺門：再現2%的希望與奮鬥》攝影文集。書中包括他的舊作《八尺門手札》的文字，以及1984年、1996年、2011年三度探訪基隆八尺門聚落的185張黑白影像。

早在1950年代，一批阿美族人離開花東原生部落，北上到基隆八斗子漁港謀生。他們大多群聚於八尺門一帶，但因暫居在國有地上的家園被視為違建，屢遭警方拆除後，又多次重建。自1984年10月16日起，關曉榮在八尺門蹲點7個月，拍攝他們生活與工作的點滴。

透過他的鏡頭，不僅讓人看見了第一代移民胼手胝足，搭建起來的家屋，更見證了都市原住民族為求生存而奮鬥不懈的歷程。1991年，一場無名火燒毀大部分的住房，八尺門就此消失在歷史中。時隔5年，關曉榮重回八



都市原住民 鄉關何處？

都市原住民族的比較—— 台灣、日本 和美國

城市中的 第二部落 六個延續傳統的美好故事

尺門時，基隆市政府已將原址改建為190戶的5層樓房，並更名為「海濱國宅」。當年居住在八尺門部落的阿美族人，有的住在國宅，有的則從基隆移居到三鶯部落，也有人繼續在城市邊緣中遊移。

2011年，關曉榮再度重返八尺門，期望透過他的影像紀錄，喚起社會大眾關注都市原住民族生存及生活空間等議題。

正視都市原住民族當前處境

事實上，基隆八尺門只是都市原住民族的其中一個縮影。多年來，三鶯、溪洲、小碧潭等部落也一直面臨屢遭拆遷的問題，部落族人不斷向政府提出就地居住的訴求，並要求重新思考原住民族的政策，以及重視原住民族在都會中應有的居住權利。

但也有一些原住民族遷居到政府興建的國宅，並致力於延續傳統文化，像是三峽隆恩埔社區、汐止花東新村、東湖國宅等，譜出不同卻各自精采的美妙篇章。

因此，今年Pulima藝術節以「城市部落」為主題，希望引領民眾以嶄新的思維，重新看待與詮釋都市原住民族的議題。◀



都市原住民 鄉關何處？

文：巴代（卑南族） 圖片提供：黃怡禎、陳碧岩、社團法人台灣兒童少年希望協會、東部海岸國家風景管理處

流動的原鄉部落

去年回鄉參加部落年祭，在大獵祭的營地裡，與長年旅居北部經營清潔公司的族人許萃林先生談及卑南族旅北同鄉會（新竹以北的縣市所組成的同鄉會）的現況，順便了解一下部落族人旅居北部的情形，以便規劃在年祭元旦的活動中，他們所能參與表演的項目與時間。他提到大巴六九部落旅北的人數含家眷，目前大約已經達到三百六十多名左右。這個數字，沒有包括其他散居中南部的族人，卻已經讓我感到驚訝而立刻陷入沉思。

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今台東縣卑南鄉泰安村），自口傳神話時期幾戶人家從中央山脈南端進入平地以來，即以甘達達斯溪、大巴六九溪（太平溪）上游山出口附近河階地建村。幾經兵燹（1642年荷蘭人屠村）、政策（1937年日本歸化集團遷移到現址）、天災（1972年颱風舊部落遭摧毀，居民移居今太平營區西側的位置），不斷的小範圍遷移，但始終沒有超出今日泰安村行政區域的範圍。「遷村」絕非大巴六九部落所獨有的經驗，歷史上，台灣原住民各族因應生存環境而遷徙的例子，也多不勝數。每一次的遷徙直接影響的是住屋財產的損失、土地利用的改變。一次的遷徙形成一次家園的重建，這些重建經費的需求及個人生涯規劃與安身立命的考量，卻促成了因為經濟因素而形成的遷徙形式——「經濟性遷徙」。

近代的經濟性遷徙，主要以70、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的時期開始出現。因為工作需求與兼顧家庭的考慮下，部落人攜家帶眷呼朋引伴的離鄉工作，自然形成小規模的集團移住，「溪洲部落」、「三鶯部落」等等知名的阿美族新部落便是這樣形成的。其他人口較少的族群或部落，多半是由零星的，個別的，一批批已然接受國民教育一定程度的青年，陸續離鄉求學、求職、定居工作地而成為「都市原住民族」。這些人長年旅居在外，加上人口年年的出走，也使得部落人口結構開始出現了轉變，這些轉變，可能最終也形成如許萃林先生所提到的，旅外的人口遠遠超出原鄉部落的現象。



每年的年祭，是居住各地的部落族人相聚的時刻，也是牽繫彼此情感的場合。圖為2011年元旦，台東大巴六九部落卑南族年祭，耆老們圍著火堆取暖。



因為各種緣由，許多原住民族「逐城市而居」，然而即便移居城市，族人們並沒有忘記部落的好山好水及自身文化起源，各以不同方式延續傳統，繼續謳歌美好的詩篇。

都市生活壓力的冰山一角

從原鄉集體移住一起建立家園，日子雖苦，社會壓力雖大，熟悉的族人彼此間仍有所照應、慰藉，原鄉的感覺並未太遠，生活圈內不致有明顯的族群衝突問題。但是零星的個人或家庭，因為工作、求學、婚嫁而離開原鄉，在異地所面臨的種種挑戰與困境，可說千奇百怪，真要蒐羅整理，那恐怕又是斑斑血淚的史冊。

這裡不談族人技職能力在職業選擇上所遇到的問題，就談無時無刻存在的「歧視」。我早年居住的眷村，村子裡有11位不同時期嫁給眷村老兵的原住民族新娘，這些新娘有來自阿美、泰雅、排灣、卑南等各族的身分，他們結婚入住的生活被放大審視，於是語言歧視的、態度優越的、刻意隔離的情形日日上演，加上背後言語的中傷，使得這些新娘有些選擇低調無聲，迴避社區活動，或各自寄情於工作。身分標籤的壓力與語言溝通的弱勢，連諮商與求助都無門。自己的問題沒有得到適當的協助，連帶也使得孩子的管教成了新的問題。他們年邁的丈夫，因旁人耳語，懷疑他們年輕的「山地人老婆」，在外招蜂引蝶不守婦道，有的開始限制行動甚至暴力相向，致使兩個新娘在3年內前後選擇逃離，一個選擇放浪報復，這些結果又引來更惡毒更不堪的言語暴力。這群有著相同命運的姊妹們，有的繼續隱忍，有的採取積極的方式拼命賺錢，然後購置新屋，帶著老邁的丈夫與獨子遷出這個是非地。



只有在年祭的時刻，旅居在各地的青年才有機會補修部落傳統習俗的學分，即使陌生與倉皇，內在被挑起的族群魂，總是撫慰支撐著未來一年旅外的不安靈魂。



族人藉年祭活動傳承文化。圖為卑南族年祭中，踩著傳統舞步的萬沙浪（部落中堅份子）、以及教導年輕的萬沙浪們如何使用盾牌與跳盾牌舞。

眷村的故事還沒完。

來自屏東三地門的幾戶人家，為了工作遷到岡山附近，因為上班距離近房租便宜，他們先後住進這個屋瓦已然破舊損壞的老舊眷村。一戶五、六口人家擠在十幾坪的房子，生活空間小，不得已而延伸到住家門口的巷道。工作後的小酌、休憩以及小孩放學後四處連結嬉戲、開懷大笑，又引來村民的側目。「叫這些山人滾回山上」的言語不時的出現，甚至三番兩次叫警察來糾舉勸導的行徑，彷彿這些原住民族已經是眷舍居住品質的毒瘤，必去之而後快。

居住的歧視，是這裡獨有的嗎？恐怕不是。著名的舞蹈家，排灣族的布拉瑞揚，在他的臉書貼了一篇他在新北市被出租戶拒絕租屋的文章。他與卑南族歌手桑布伊一同去租屋，原先在電話裡熱誠與他交談的出租戶，一見到他們兩人，沒多說什麼，直接問：「你們是原住民嗎？」接著說：「我不租給原住民！」令他感到錯愕受傷害。一個揚名國際的編舞家、舞蹈家，一個金曲獎得獎歌手，只因為長得五官突出立體、皮膚黝黑而被拒絕租屋，極致的詮釋了台灣社會依然鮮明存在的族群歧視現象。





除了居住，原住民族學童在學校的問題，也未見輕鬆。都會學校學童對於族群的概念多半沿自於他們各自的家長，他們無心的言語上流露的「番仔」「黑人牙膏」「黑的髒兮兮」「說話依依喔喔」「早上喝酒配稀飯」「偶是原住民的啦」，這類匪夷所思的話語霸凌，加上教師可能過度的關懷，恐又加重原住民族學童心理的傷害。除此，鄉土教材被迫採用當地「台灣鄉土教材」，那些殊異的語言文化，增加學習的挫折感，可能也擴大學童對於生活所面臨的其他壓力，而視上學為畏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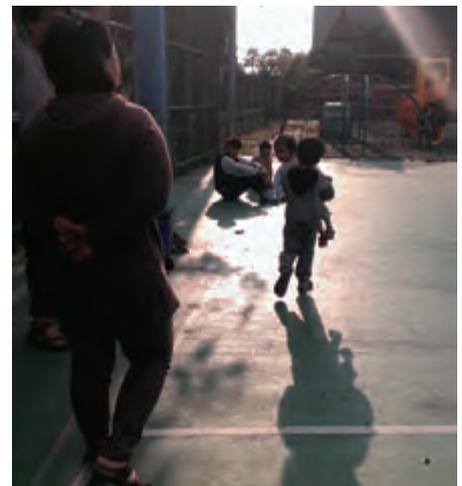
「同鄉會」，新的部落形式

這些已然居住在都市邊緣的原住民族，顯然也被其遷入居住的社區邊緣化，而形成「雙重邊緣，雙重弱勢」的狀態，其權益受侵犯，或生活壓力的精神負擔，並不容易找到宣洩出口或得到實質的幫助。這裡沒有部落那種自在與自然，沒有族人親友可以付出足夠的同理與諒解，沒有隨時可以提供幫助的民意代表，而社會局、原民局太遙遠與不切實際。所以，有的選擇逃回原鄉，有的選擇繼續抵抗、調適與融入。

現在居住在高雄仁武的林先生，早年為了工作，與其家人遷居仁武一帶的工廠附近。日後父母老邁回鄉，他與同村來工作的女孩結婚，育有幾個子女。每個週末假期，開車到岡山的教會與一群來自其他族群部落的原住民族做禮拜、聯誼或辦理其他活動。只見週末時間，岡山勵志新村旁的公園綠地，總響起一群皮膚黝黑的原住民族朋友的歡笑聲。顯然教會提供了族人某個程度的壓力紓解。



住在城市的原住民族，正透過不同方式，傳承部落文化給下一代。





在許多文化儀式已漸式微的今日，藉由年祭可以喚起族人對文化的重視。圖為卑南族婦女為家中在巴拉冠（男子集會所）工作的男性準備餐點，慰勞他們的辛勞。



靠族人一磚一瓦打造的部落，在城市搭建起接近家鄉的小天地。圖為新北市溪州部落。

民間社團性質的原住民族「同鄉會」近幾年陸續產生。這些組織並不是以共同生活的「聚落」為範圍。他們散居在近鄰的縣市與村里各處、與某個大樓某個巷弄間，只在活動召集時才一起出現聚會。他們一方面努力發展適合都市的「部落型態」，以展現參與地方事務的群體力量，以引起不同政治陣營的注目，爭取最大的生存空間；一方面又極力與原鄉保持臍帶關係，深化文化底蘊，協助旅外族人逐漸發展出共同公約、互助形式，甚至執行仿若部落歲時祭儀的祭典，因而形成一個可能沒有實際頭目與祭司的新形式「都會部落」型態。高雄小港草衙地區的「阿美族同鄉會」、鳳山地區「卑南族同鄉會」、桃竹苗地區的「卑南族旅北同鄉會」、新北市「斯卡羅獵寮」都屬於這類的民間社團組織。

至於那些因職業或個人因素，既不參與教會活動，也不喜「同鄉會」各種操作或集體活動的族人，個別隱身都會區，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當異鄉變成故鄉

對第一代遷移的族人（不論成年人或孩童）而言，無論離鄉多久，「原鄉」是出生成長地，是精神與文化記憶的核心，也許是拚搏一輩子之後，最終埋骨的願想之地。但對於出生在都會區的原住民族小孩，父母的原鄉只是身分的原點，太遙遠與夢幻，都會的住處，那些無所不在的生活接觸，才是他們的無法迴避的故鄉，無論日後有成就或者現在就已經日夜騎在機車上遊盪街頭。

不可否認的，都會區有更好的工作機會、更便捷的生活機能。部落人不論什麼原因離開原鄉置產、建立家庭開枝散葉，都會必然成為他們的新故鄉。而當異鄉變成故鄉，原鄉已是異鄉時，相關的輔導機構，是不是已經清楚了這個現象？都市族人是否已經認清自己的處境，定下心來專心生活著？◀



台灣台北



日本東京



美國聖荷西市



台灣、日本和美國 都市原住民族的比較

文：杉本智紀 (Tomonori Sugimoto) 美國史丹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生

圖片提供：杉本智紀、Shutterstock

當我們聽到「都市原住民族」這個名詞時，第一個影像會是什麼？對許多台灣朋友來說，「都市原住民族」這個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為「都市」和「原住民族」怎麼可能有所關連？縱使事後明白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北市，他們仍會熱切鼓勵我到花蓮或台東去看夏季舉辦的豐年祭。在台灣，多數人認為原住民族的真實性，包括其文化和語言傳統，保存最好的區域是在東海岸和南部或大城市之外的地區。居住在大城市的原住民族，充其量，只是居留部落裡真正原住民族的劣質拷貝而已。

其實，原住民族多樣化的經歷正在挑戰我們可憐的想像力和期待。「都市化」已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的進行，當然，也包括台灣在內。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 (UNFPA) 的統計，2008年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全球有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當然，原住民族也受到此一趨勢的影響。美國第一波原住民族遷徙發生於1950年代，起因於印地安事務局 (BIA) 所啟動的城市安置計劃。當時，許多年輕的原住民族便移居到芝加哥、洛杉磯等城市。即使城市安置計劃已經結束，這股遷居趨勢卻仍持續。到了2000年，根據人口普查的結果，已有超過400萬 (近60%) 美國原住民族居住在城市。日本雖然沒有統計數字，但許多歷史資料也顯示：戰後1960年代~1980年代經濟高成長時期，也有大量的年輕愛努族 (Ainu, 日本北方的原住民族) 從北海道遷移到城市尋找工作機會，且大多從事許多日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工作。而台灣，在戒嚴時代產業化與都市化下，許多原住民族也遷移到大城市，目前有超過40%的原住民族住在城市。在台北附近，阿美族形成了一些都市部落，最早之一是基隆八尺門部落 (攝影師關曉榮的作品《八尺門：再現2%的希望與奮鬥》記錄1980年代這個部落的影像)。在新店地區阿美族溪畔部落比較多，根據楊士範 (2008) 的著作，這些聚落讓他們不用跟歧視他們的漢人接





harukor餐廳提供許多愛努傳統食物，其中包括鹿肉丼（鹿肉為其重要食物資源）和蟹湯（北海道傳統食物）

觸，且背倚高山、前有流水的環境，近似東海岸的家鄉，也經常撫慰著他們在城市受到磨難的心靈。另外，因為許多城市中的部落屬違建，所以有些已陸續被政府拆除。

大多數人對原住民族遷移到城市的趨勢，抱持著負面觀感。一般人也多認為這是導致原住民族文化與語言喪失，以及被現代文明和科技污染的主因；在許多原住民族的回憶裡，城市也常是充滿苦難的地方。我也不否認生活在城市裡的原住民族會遭遇許多負面衝擊。雖然他們移居城市是希望生活在沒有歧視的環境，但這種願望經常落空，城市常不如他們想像的美好；絕大多數原住民族都缺乏良好教育，也沒有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導致在城市唯一能做的是與勞力相關的工作。同時，都市原住民族也往往成為隱藏和公開的歧視對象。橋根直彥的遭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橋根是愛努族人，曾意外殺死在日本的韓裔日本人勞工而被關進監獄。事後他將這段故事寫進自傳、並於1970年代出版，因而小有名氣。自12歲就開始工作的橋根，來自北海道白老地區，曾因在學校遭受嚴重霸凌，幾乎沒有接受太多的小學教育。14歲因為跟以前的同學打架被送進青少年拘留中心監管一年。1957年在橫濱市從事臨時日工，也是在這裡，第一次遇見後來被他所殺的韓裔工人金（Kin）。（橋根，1973：43-44）



harukor餐廳裡面的廁所門口，
有一些愛努人以前用的雜貨。

根據橋根的自傳，他和金在1957年結識於橫濱市政府開辦的職業介紹所。金常介紹許多臨時工作給他，有段時間他們甚至住在一起。橋根與金都沒有階級流動（class mobility）所必備的教育、社會或文化資本；他們都選擇（或說「被迫選擇」還更恰當）從貧困的家鄉遷移到大城市，然後成為臨時日工，居住在像山谷（San'ya）和壽（Kotobuki）之類的日雇工聚集地。

在本州待了一年，橋根於1958年回到北海道。之後，他1972年5月回到東京山谷區擔任白天臨時工，因此又與金相逢。10月20日清晨，沒有找到工作的橋根和朋友喝酒買醉，幾個小時後，他在酒吧裡遇到金、開玩笑地問他：「能不能買酒請我？」金則惱怒的回答「不」。就這樣，兩人起了爭執並開始打架。此時橋根面前剛好有把刀，就拿起來威脅金說：「我要殺死你。」金則回應：「你說什麼？你這個愛努蕃仔！」聽了這句話，非常憤怒的橋根就一刀刺進金的身體裡。其實，橋根的憤怒是長期累積的，金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身為愛努族，橋根在東京一直承受著嚴重的歧視；他的同工以及警察就常以嘲弄的口吻稱呼他「酋長」。

要列舉世界各地原住民族在城市裡的困難遭遇，大概不會很難。要將這篇文章填滿原住民族在城市裡的痛苦經驗，對我來說，更是輕而易舉。我也絕對不否認原住民族移居城市有諸多負面效應。但是，我也想在這裡陳述一些不同的觀點。在充分意識到城市會帶來這些困難和艱辛的同時，我也認為城市是都市原住民族發揮「創造潛力」的地方。各式各樣的都市原住民族，包括工薪階層、文化工作者、學者、藝術家、社會運動家，他們的生活經驗，提供各種方式讓人們了解城市位移（urban displacement）所帶來的「創造潛力」。



史丹佛大學的美國原住民文化中心，擺放許多學生製作的海報與原住民相關作品。

例如，身為美國原住民族的雷恩雅·拉米雷斯（Renya Ramirez）以人類學研究方法，調查舊金山灣區的主要城市之一：聖荷西市（San José）內和附近的「樞紐建設」（hub-making）。聖荷西身為美國政府於戰後時期安置原住民族的都市之一，聚集了大量的都市原住民族。都市原住民族的「樞紐」包括激進份子網絡、大型盛會（pow wow）、文化活動、甚至是虛擬（網路）活動。樞紐的另一個意思是，城市本身就是「印地安人的新思路、資訊、文化、社會和想像力的中心」。因此，身為樞紐地位的城市並非文化和語言喪失的悲慘地。相對地，城市是雷恩雅所說的「原住民族流散意識」（Native diasporic consciousness）的重現地。就在城市裡，原住民族覺得自己同時與「都市空間」和「部落社區」產生連接；就在城市裡，原住民族可以與全體美國原住民族進行泛部落對話，也可以與不同國家（如墨西哥）的原住民族進行對話。

在日本，這幾年許多都市原住民族發表了自傳。2013年出版、北原きよ子的《我心中的連香樹》是其中之一。本身是樺太愛努的北原，雖然在北海道愛努部落長大，但沒有學過母語，也沒有穿過愛努服飾。1972年她和情人（後來成為她的先生）遷移到東京，1980年開始參與東京愛努會的活動，至此才開始接觸愛努文化、學習愛努編織。她離開故鄉以後才了解，童年時代住的家叫做chise（愛努傳統家屋）。而北原在東京的經驗，亦可做為「原住民族流散意識」的例子。

2010年出品的紀錄片《東京愛努》（Tokyo Ainu）也討論了愛努族人移居東京的生活經驗。我想引述影片中一名婦女的一段話當作本文的結論。她說：「我搬來東京的原始目的是為了逃避我自己的愛努族身分；但是，很諷刺的，我竟然在東京開始積極參與愛努的活動。」我想呼籲讀者注意這樣的言論，為什麼她在移居城市之後重新主張自己的原住民族身分？居住在城市裡究竟有什麼樣的力量激發了原住民族的能力？◀

參考文獻

- 關曉榮. 2013. 《八尺門：再現2%的希望與奮鬥》台北：南方家園出版
- 橋根直彦. 1973. 《蝦夷地滅びてもアイヌモンシは滅びず》東京：新泉社。
- 北原きよ子. 2013. 《わが心のカツラの木》東京：岩波書店。
- Ramirez, Renya. 2007. *Native Hubs: Culture, Community, and Belonging in Silicon Valley and Beyon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東京アイヌ（電影）2010。
- 楊士範. 2008. 《飄流的部落：近五十年的新店溪畔原住民都市家園社會史》台北：唐山書店。



城市中的第二部落

六個延續傳統的美好故事

親山近水的原住民族人，選擇在城市落地生根，並視其為「第二個家」，這類的「都市原住民族部落」，未來只會有增無減。面對城市的誘惑及種種待克服的問題，如何不讓部落文化遭洪流吞噬，值得深思。幸好還有這麼一群人，透過制度、熱情持續不綴的付出，傳承希望的火炬，照亮城市中的族人，守護傳統的道路。

文：吳文瑄 攝影：呂敬惠

圖片提供：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臺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社團法人台灣兒童少年希望協會、Tipus Hafay



隆恩埔部落廚房 凝聚社區情感

偌大的空間傳來二、三十個原住民族孩子天真的嬉鬧聲，個個一臉滿足的品嚐食物，這裡的晚餐稱不上山珍海味，但小朋友一樣吃得津津有味，這不是部落，而是隆恩埔社區的部落廚房。位於新北市三峽區的隆恩埔社區，是為了遷移大漢溪畔的原住民族人而建的集合式國宅，因為家長忙於生活打拚，許多孩子到了晚餐時間仍等不到爸爸媽媽，因此「部落廚房」的概念，便在此生根發芽。

部落廚房不是什麼嶄新觀念，事實上，它衍生自族人樂於分享的傳統文化。在許多部落中，「分享共食」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生活模式。雖然族人離開原生部落，來到城市發展，因為現實考量無法時時照顧到孩子，卻也讓分享共食的美好傳統，藉著部落廚房，在孩子心中悄悄扎了根。

台灣兒童少年希望協會發起「部落課輔班」，照顧孩童的課後時間，同時聘請當地原住民族阿姨，用「部落夢想廚房」概念，填飽孩子的胃，在教導學校課業時也幫助孩子找回部落傳統。這群人不會是原住民族在城市生存方式的特例，而這樣的過程或許不容易，但也讓人看到在城市中，原住民族堅韌的生命力。



語言巢 從城市找回失落的族語

母語逐漸流失，是目前原住民族面臨到的課題，這不僅是各原鄉部落需嚴肅看待，對居住於城市中的族人，更是刻不容緩的危機，因為失去了語言，部落的文化傳承與情感連結將有可能中斷。都會地區學習說族語的環境相當缺乏，而為建構原住民族語學習環境，促進傳統文化教育向下扎根、振興族語，「語言巢」所發揮的力量便至關重要。

「語言巢」其實有著小型語言中心的意涵，在行政院原民會推動下，如臺北市、新北市原民局等城市透過部落共識和團體協助（比方原住民族社區、教會、社團等），利用在各地設置課程，提升族人使用族語之能力。語言巢的課程內容從族語語音及發音練習、族語日常生活會話、原住民族歌謠等，相當豐富，希望藉此營造良好的族語學習環境，激發孩童對族語之重視。



汐止花東新村 故鄉野菜好滋味

只要去過花東的旅人，大多難忘清澈山水孕育出的野菜滋味，其實在新北市汐止區的花東新村，原住民族婦女販售野菜的情景也相當常見。這一把把「故鄉的野菜」，沒有價目表，也見不著錙銖必較的磅秤，只見族人媽媽們的笑容綻放其中。對外地人而言，這是城市中難見的原住民族野菜市集，但對住在花東新村的原住民族來說，不辭辛勞往返台北、花蓮兩地，賣起故鄉野菜，並非為數百塊錢的收益，而是牽繫著一種叫做「鄉愁」的滋味。

花東新村的形成背景，是1980年代花東地區的阿美族人為了生活，遷徙到汐止白麴湖地區，後來被安置到花東新村。從移居到被迫遷移，其實是許多族人落腳城市時的寫照。要在漢人城市中建立第二個部落，從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懂得順應自然，尋得自己傳承生活文化的軌跡，這一把「故鄉的野菜」，正是那把相傳的火炬，有些堅持、有些溫馨、更有莫忘原生部落的心情。



東湖國宅 把故鄉搬到城市來

來到台北市東湖國宅C、E基地，在社區閒置空間內，牆上還有充滿原住民族風格的壁畫、藤編，吸引造訪者的目光，這些藝術品都是住戶親手製作，期望把部落文化，搬到城市來。東湖國宅目前有超過70戶原住民族居住於此，這是因為臺北市政府為解決都市原住民族的居住問題，興建東湖國宅C基地；E基地則是原內湖快樂村的族人，因快樂村常遭水患，因此另設E基地。

台北市沒有傳統部落的存在，為了不忘本，族人們自發性地將國宅分成「上部落」、「下部落」，組成族群從阿美族、泰雅族、布農族、賽德克族都有，其中以阿美族最多。雖分屬不同族群，卻也因大家都是來城市打拚，讓彼此有著豐富的交集。除此之外，也成立工藝教室、圖書室，甚至還曾舉辦聯合豐年祭，讓住在城市的族人們，可以凝聚情感，並保有傳統的文化習俗，彷彿在訴說著，即便離開原生部落，也未曾忘記故鄉的根。





「拉清寒」積極參與各項為族群發聲的活動。

拉清寒 在城市尋覓部落的靈魂

在城市水泥叢林的靈魂禁錮下，還有幾分對祖靈嚮往的思念？這是不少部落族人對久居城市的原住民族的擔憂。不過，在「拉清寒」，我們看到一本初衷的向上力量。「拉清寒」是一群住在城市的原鄉孩子所組成的團體，發起人之一Tipus Hafay（林易蓉）是位來自花蓮吉安鄉荳蘭部落的阿美族女孩，她和幾位在台北求學的原住民族青年組成「拉清寒」，經常聚在一起分享心情。這群來到城市生活的部落青年，未曾因大都會的絢麗霓虹忘了家鄉的美好，他們除了把部落的快樂帶到城市，也積極參與各類原住民族相關事務。

像是在台北的河岸學習傳統的撒網捕魚、在溪洲部落等都市原住民族聚落蹲點3年、還曾和「Pangcah阿美族守護聯盟」發起「青年站出來，為sra（土地）而走」的土地守護活動。雖然人在城市，心卻未遺落，依然積極為族群發聲，讓都市原住民族能夠被看見。

臺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傳承部落美好

想在城市延續部落美好的傳統，並非單靠與原生部落的聯繫或親族的情感羈絆就已足夠，有時，透過系統化的文化交集，更能讓城市裡的原住民族，找到更多溝通的語彙，「臺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便是扮演著連結彼此的橋樑。

「臺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為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所推動，主要是藉各項原住民族相關課程，有系統地進行「文化傳承」。

部落大學課程十分多元，以「阿美族的文化美食」而言，聘用阿美族部落婦女為講師，讓上課的族人熟知各種阿美族採集野菜及烹調方式，並將祖先的智慧融合應用在生活中，是兼具功能、文化與趣味的課程，這也讓居住於城市的原住民族，能習得部落祖先的生存智慧。另外像是「原住民植物編」課程，則是透過教學，傳授傳統編織技巧，既能傳達授課講師欲彰顯的原民文化精神，更能在課程中，交流彼此的城市生活經驗。



加拿大都市原住民族第二大城

艾德蒙頓市 推動和解與互相尊重

文：陳雅莉 圖片提供：Shutterstock

原視「Mata!看天下」節目，長期關注與全球原住民族相關的新聞，曾報導加拿大都市原住民族人口數第二多的城市——亞伯達省首府艾德蒙頓及其致力推動的措施，希望能增進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的互相尊重與理解。



預計2016年，艾德蒙頓市將成為加拿大
都市原住民族人口數最多的城市。



市長艾弗森對原住民族移居來此樂觀其成。然相關政策仍有許多問題，欲促進種族間的理解還有一段路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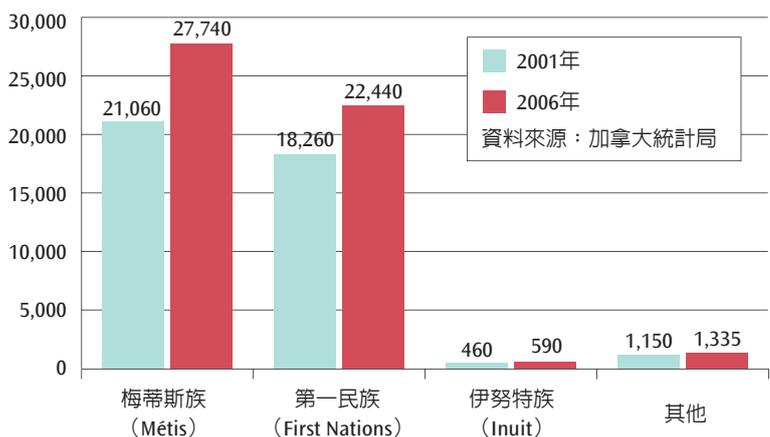
艾德蒙頓市（City of Edmonton）為亞伯達省（Alberta）的首府。根據加拿大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於2006年所做的人口普查顯示，艾德蒙頓目前是加拿大都市原住民族人數第二多的城市，僅次於溫尼伯（Winnipeg）。不過，艾德蒙頓的都市原住民族人口成長速度遠超過溫尼伯，預估將在2016年躍居為加拿大都市原住民族人數最多的城市。艾德蒙頓究竟有何魅力，能夠吸引原住民族移居此地，在「Mata!看天下」的節目中，提供部分解答。

都市原住民族人數成長近3成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公布的資料，亞伯達省境內的原住民族人口數從2001年的156,220人，成長到2006年的188,365人，增加21%。在188,365名原住民族中，僅有21.9%居住在保留區內，高達77.9%落腳於城市裡，特別是集中在首府艾德蒙頓市。

在加拿大統計局每10年進行一次的人口普查中，2006年，艾德蒙頓市的都市原住民族人數為52,105人，相較於2001年的40,930人，成長27%。其中，梅蒂斯族（Métis，加拿大原住民與早期法裔移民混血的後代）有27,740人，遽增32%；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有22,440人，增加23%；伊努特族（Inuit）則有590人，增長28%。（參下表）

2001年v.s 2006年艾德蒙頓市都市原住民族人口數





這項調查結果也發現，1996年到2006年間，加拿大的原住民族人口數激增45%，比非原住民族人口的成長速度快了近6倍，而且原住民族愈來愈往城市集中，年齡普遍較非原住民族年輕。

原住民族移居到城市，主要是希望尋找工作、追求更好的生活。面臨都市原住民族人口成長的趨勢，艾德蒙頓市可說是憂喜參半。喜的是人口增加，可以提供豐沛的勞動力，促進亞伯達省的經濟發展；憂的是城市內缺乏足夠的平價住宅及教育機會。

為了因應原住民族人口數日益增加，艾德蒙頓市政府於1994年設立都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提供市府有關原住民族議題的建言，之後更成為加拿大第一個成立原住民族事務辦公室（Aboriginal Affairs Office）的市政府。

2014和解年 致力消弭種族歧視

2008年，亞伯達省政府和亞伯達省第一民族領導人簽定合作協定，締約地點就選在艾德蒙頓市。

為了能讓不同族群互相包容與增進理解，艾德蒙頓市政府與當地原住民族簽定「艾德蒙頓都市原住民族關係協議」（Edmonton Urban Aboriginal Accord Relationship Agreement），協助原住民族更加融入城市生活。

2013年8月，艾德蒙頓市政府、亞伯達省政府，以及亞伯達省梅蒂斯族領導人共同簽署「相互承認與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Shared Recognition and Cooperation）。





原住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將使艾德蒙頓市的文化更豐富多元。



這些與都市原住民族締結的種種協議，除了象徵艾德蒙頓市與都市原住民族的友好關係又往前跨了一大步，也可以做為加拿大其他城市新典範。

2013年10月，市長艾弗森（Don Iveson）上任後，便呼籲要終止種族歧視。他認為：「我們可以與原住民族部落和更多社區合作，因為我們要消除貧困，這是為了每一個人，讓城市更彼此包容，讓大家更成功，減少維持治安的成本，建立社會住房的需要等。但我認為，原住民都搬到這裡住，真是太棒了，應該要好好慶祝。」

儘管有人擔心，艾德蒙頓的都市原住民族人口增加太快，但艾弗森認為這是一個契機：「已經有人心懷恐懼地提到那個（原住民族人口增加）統計數據，現在應該要停止這樣的恐懼，並且應該要慶祝，因為第一民族、梅蒂斯族和伊努特族在艾德蒙頓市可以看到和我家人所看到的一樣機會，也看到熱情和包容的社區。這是一個我們能茁壯成長的地方，在這裡我們可以學習，在這裡我們可以一起做生意，在這裡我們可以尊重對方的語言與文化，這是我們試著要打造的艾德蒙頓市，更對原住民族展開雙臂歡迎！」

今年3月，艾弗森在加拿大印第安寄宿學校真相及和解促進會（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第7屆暨最後一次的全國大會上，宣布2014年3月到2015年3月為「和解的一年」（A Year of Reconciliation），並承諾三項新措施，包括：推動都市原住民族青年領袖新計畫，協助年輕人就業，並鼓勵投入公職服務；教育市府公務員，以增進對印第安寄宿學校政策所帶來衝擊的理解；與當地原住民族部落合作，共同提倡原住民族的文化習俗。

解決居住、教育及就業問題

除了宣布用一年的時間展開和解工作，以專注於療癒及強化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之間的關係外，艾德蒙頓市政府還需要面對都市原住民族的就學、就業、居住環境、貧窮、經濟狀況不佳等挑戰。

艾德蒙頓市政府亦和亞伯達省政府簽定備忘錄，主要希望能改善都市原住民族的生活品質與就業機會。目前，艾德蒙頓市也努力創造就業機會，提供平價住宅，以解決問題。

Mata!看天下

Mata為南島語族的共同詞彙，也是「眼睛」的意思。「Mata!看天下」每週日晚間21:00首播，為每週一集的國際新聞報導節目，追蹤分析各國原住民族的現況，尤其是南、北太平洋地區南島民族的相關議題，以提供國內民眾看世界的不同觀點。





消失中的都市部落

溪洲部落河岸絃歌 領袖馬沙吟唱苦與樂

文：Seeing Wu 攝影：陳建宏、陳碧岩、李宜霖 圖片提供：「LiMA新聞世界」節目單位

溪洲部落精神領袖馬沙（左二）。



LiMA新聞世界，

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深度新聞專題節目，
曾製作一個20分鐘的「消失中的都市部落」專題，
報導溪洲部落領袖馬沙，
如何陪伴族人共同開展部落未來，打造新的家園。
他們清唱自己的故事，
唱出都市部落的哀傷快樂與族人緊緊相繫的情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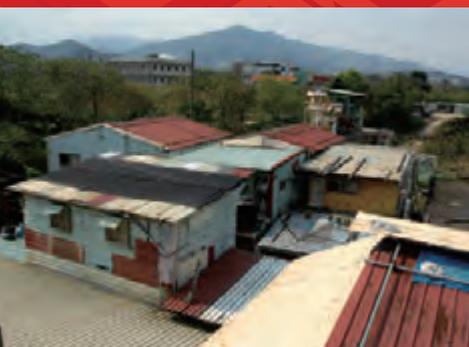
存 在新北市新店區三十多年的溪洲部落，即將搬遷至溪洲阿美族生活文化園區的社會住宅。雖不捨過去與族人一磚一瓦，共同打造的部落家屋，但在這過渡期，平日從事模板工作、為了謀生不畏日曬雨淋的部落領袖馬沙，更必須打起精神，為族人新的安居地奔走。藉由「LiMA新聞世界」的報導，讓人們從馬沙的生命歷程，看見都市族人奮鬥與遷徙的艱辛過程。

吟唱紀實族人心聲

「我姓黃叫日華，家住那新店市。碧潭橋的北邊，溪洲路的蕃仔寮，是那種沒有水泥蓋成的房子，真的很心酸……」節目的工作人員一到溪洲部落造訪馬沙，他唱了這首自創曲〈溪洲路的心聲〉也讓人馬上了解這段三十多年的溪河墾荒歲月。其中，有多少艱辛酸苦，是這些居住都市邊緣的族人難以向外人道的。

1977年，花蓮阿美族人張英雄北上工作，發現新店溪畔溪洲路底有塊荒地，就在此建立了部落。經過近四十年，已有三十多戶、一百八十多人的溪洲部落，已發展成阿美族人自行造屋，延續到第三代的都市部落社區。「我們剛搬來的時候，沒水電、沒水泥路，只能穿雨鞋踩田埂，走到路邊再換布鞋。」馬沙一邊撥弄溪岸雜草、一邊回憶當時入住溪洲路的景況。他說，族人一開始只希望有個落腳安身的地方，大夥在每天辛苦做工後，能聚在一起聊聊唱唱，互相慰藉，就很滿足了。

溪洲部落族人現在已經把〈溪洲路的心聲〉當成「部落主題曲」，連馬沙的兒子沙欽都很佩服老爸，「從我有記憶以來，就有這首歌。他直接把族人生活的點滴無奈都融入歌詞，真的很厲害！」可能因為〈溪洲路的心聲〉太深植人心，部落裡的阿美族婦女Osay還期許馬沙再創作二部曲，以記錄1997年經歷的火災、以及近幾年的奮鬥史。



節目工作人員實地拍攝溪洲部落周遭環境。

唱唱笑笑好度日

在馬沙15歲時，因為家裡兄弟眾多，繼續留在花蓮除了務農也別無他法。小小年紀，就上演離家出走情節，僅留張字條，便獨立追尋台北夢。

「我的故鄉，就是番仔的故鄉。雖然離家聽到『番仔』字眼，總是會難過，但仍然要承受這些侮辱，因為不可能回鄉，那裡沒有工作機會。」三十多年時光，馬沙承擔了都市人的異樣眼光，也接受了終生穿梭建築，在樓梯間上上下下，淋雨日曬的模板師傅命運。他和太太Lahok和聲唱起了〈木工歌〉：「台北是做木工的大本營，每天聽到的是工地裡敲敲打打的聲音。」他說，溪洲部落的族人幾乎都是模板工，這首也是大家的工作歌，一唱起來，就有「同是木工界」的歸屬感。

雖然粗工生涯很辛苦，但在溪洲路的生活卻不見得都是疲憊難捱。馬沙用〈完美的溪洲路〉描寫都市部落愜意的一面：「溪洲部落是好地方，面對著河流，非常適合原住民的生活需要。年輕人很喜歡去河邊抓魚，你撒八卦網，我負責拉網。」邊唱這首歌，馬沙俐落拉回八卦網，指著網裡小尾的溪魚說，部落老人家都喜歡吃這種魚。

在溪洲部落，馬沙與族人不只抓魚，也自己種菜，他們把山上的生活方式帶來城市。不過，這樣樂天自然的模樣，看在當初來探望馬沙的父母眼中卻十分不捨，「為什麼我兒子來台北，卻過著比鄉下還要鄉下的生活？」已經離開人世的馬沙父母，如果知道兒子即將帶領族人搭建新的夢土，會不會在天堂露出欣慰的微笑呢？



隨著族人將遷移至社會住宅，這胼手胝足打造的家園，也將走進歷史。

馬沙（後排中）與族人共同打造並守護家園，相當受族人愛戴。





溪洲部落一景。

2年前，馬沙受族人推舉，成為溪洲部落的領袖。正直、勤懇、積極，是部落長老Kingci、張慶豐等人對馬沙的正面評價。「馬沙很多地方要跟老一代的領袖學習，但2年當中我觀察到，他對每一件事要求得非常積極跟嚴格。」部落長老張慶豐說，他常鼓勵族人，不管怎麼樣都要尊重領袖，若有什麼意見，就在部落會議處理。

起起伏伏憶前塵

「社會住宅，只租不賣！」夜色裡，馬沙帶著社區族人高喊口號。身邊的太太Lahok憶起這景象，想起過去他們倆下工後拖著疲憊的身軀，一人拉繩一人推，一磚一瓦打造了溪洲的家。雖然不捨要離開親手搭建的家園，也擔心丈夫因為領袖職務而過勞。但Lahok仍願意全心支持馬沙，看著他帶領族人完成第一個原住民族社會住宅的夢想。

「我也很高興，能在這邊學到一些人生的起起伏伏。」馬沙笑起來，眼角魚尾紋更深了。他說，他很高興能陪溪洲部落一起完成這件事。只要族人不再被人指指點點，能安心定居，就是他一生最驕傲的回憶。◀

註：溪洲部落現已更名為泉源部落Cinemnemay

LiMA新聞世界

每週五晚間21:00首播。「LiMA」是南島語族的共同語彙，即數字「5」之意。LiMA新聞世界是以原住民族主體出發的深度新聞專題節目，追蹤報導族人關切的公共議題與社會文化現象，提供政府決策及社會討論的關鍵觀點。



都市原住民族二三事

文：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跟各國原住民族相仿，隨著經濟發展，族人逐漸遷徙都會區，甚至高達人口半數以上，當然，主要因為原鄉缺乏較好的教育、以及就業機會。我國的原住民族政策一向以地區、或族別為對象，比較少使用「都市原住民族」為施政對象，換句話說，預算大致上是打散分配到原鄉，也因此，較難以評估政府對都原的挹注與效益。

目前，我們所看到官方的原住民族人口統計，大體根據行政區域，分為30個山地原住民鄉、20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以及其他非原住民族鄉鎮市，可以說三分天下（圖1）。其實，所謂「都會地區」，應該是指人口密度、以及發展程度，因此，必須有特別的政策規劃；然而，我們看到的做法相當模糊，也就是為了搶食統籌分配款，大家競相升格為直轄市，以致於原民遭到池魚之災。

如果以最狹義來看，都市原住民族可以定義為目前住在5個直轄市的原住民族（再加上桃園）；這樣的做法，就是連山地原鄉都被納入，市政府鞭長莫及，另外，在平地原住民族的鄉鎮市，花蓮跟台東市應該可以算是都會區，卻被排

除在外。相對地，如果以最廣義來看，可以把住在30個山地鄉以外的都列為都原，不過，卻忽視到現有224個非原住民族鄉鎮，再如何看都並非算是都會區，譬如苗栗縣三義鄉。

我們的建議是採取折衷之道，將都市原住民族定義為住在花蓮市、台東市、5個省轄市（加桃園）、以及30縣轄市的原住民族，再加上不包含5個原鄉的直轄市原住民（表1），如此，就剩下住在224個非原住民族鄉鎮的原住民，他們既非住在都會區、也不是留在原鄉（25+23），縣政府未必設置相關原住民族單位；我們以為，或可考慮一個新的範疇來區隔，諸如「城鄉原住民族」之類，可以幫助更細膩的政策規劃。

第二個課題是直轄市的原住民族議員席次。過去，台北市及高雄市各至少有兩席，也就是平原與山原至少各一；五都升格後，烏來鄉、和平鄉、那瑪夏鄉、茂林鄉、以及桃源鄉等5個山地原住民鄉被改劃為區，就有如何增加市議員席次的思考。即使先前國會修法恢復原來的地方自治權，也就是區長以及區民代表的選舉，5區的區

圖1：都市原住民族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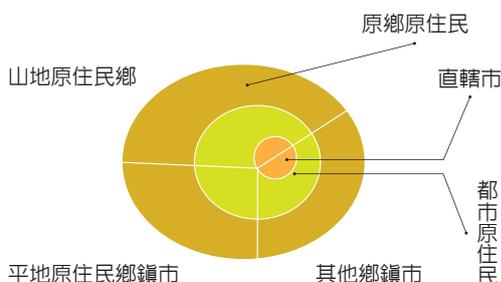


表1：都會區原住民族

	非都會區	都會區（市）
山地鄉原住民族	25鄉鎮	新北市 台中市 高雄市（3）
平地鄉鎮市原住民族	23鄉鎮	花蓮市 台東市
地區非原住民族	224鄉鎮	北市、南市 省轄市（5） 縣轄市（30）

民也有派代表參與市政的權利，那麼，市議員要如何產生？

最複雜的應該是高雄市，因為有3個山地原住民鄉被納入。目前，除了維持平原一席（12選區），山原已經增加為3席，大體上是依據原有的行政區域、再往外延伸到舊高雄市。譬如13選區包含居住在那瑪夏、甲仙、杉林、內門、旗山、茄定、湖內、路竹、永安、彌陀、梓官、楠梓、左營、以及三民區的山地原住民族；14選區包含居住在桃源、六龜、美濃、阿蓮、田寮、岡山、燕巢、橋頭、鼓山、鹽埕、前金、以及新興區之山原；以及15選區包含居住在茂林、大社、大樹、仁武、鳥松、鳳山、大寮、旗津、苓雅、前鎮、小港、以及林園區之山原。

當然，就議員的人數而言，算是有顧及到3個原住民族區／山地鄉的代表性；而且由縣市合併後的首屆選舉結果來看，選出的議員大致是由原有山地鄉的候選人勝出，譬如新北市的山原議員（12選區）以烏來為中心、台中市山原議員（16選區）以和平為中心，這是人口結構使然。這種情況下，直轄市的山原分為非在地的移入都原（譬如布農）、以及先前才被納入直轄市的原鄉都原（譬如泰雅），由於居住地條件不同，關心的議題未必契合；即使都屬於同一族，外地移入者與現地原鄉者的優先可能不同。

我們的建議是至少在有山原的直轄市，讓移入與在地議員分開產生。以新北市及台中市為例，我們建議讓烏來、和平各有一席議員，另外再增設一個選區，給山地鄉外的山原有自己的代表。

至於高雄市，我們建議那瑪夏、桃源、以及茂林各有一席，另外在3個山地鄉以外增設一個山地選區，讓移入都會區的山原有自己的議員。

我們也注意到，目前新北市的3席平原採取複數選區，由得票最高的3人當選，而其他地方都是採取單一選區，特別是對照高雄市。中選會或許是尊重各地選委會的規劃，不過，邏輯並不清楚；萬一新北市的山原人數大增，選區要如何劃分？最後，在中央政府推動原住民族自治不力之際，直轄市是否有自治的空間，包括新北市、高雄市、甚至桃園？透過此回九合一選舉，族人或可投石問路。◀



施正鋒

曾任前原住民族學院院長，現任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著有《台灣原住民族政治與政策》、《原住民族人權》、《原住民族的主權、自治權與漁獲權》等書。

都市青年原住民現況 我們的根在哪裡？

文：林福岳 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有一年在我開設的「族群概論」課程中，其中一組的期末報告，決定將某位原住民同學重新找回自我族群認同的歷程，拍攝成一部紀錄片。

「這需要很大的勇氣，也要面對許多挑戰，你們願意接受嗎？」我有點擔心地提醒。

「老師，我們想要試一試。」同學們微笑著應答。

到了學期末報告時，他們播映了半個學期來，這位同學回部落尋根歷程的紀錄片。最後一段是描述在祭典過後，一家人烤肉完畢閒話家常，這位女孩突然問媽媽，當初為什麼不告訴孩子們，他們具有原住民的血統和身分？霎時，媽媽流著眼淚說，當初是怕原住民在都市中會被別人歧視和不公平的對待，才隱藏起這樣的身分。現在覺得身為原住民其實是驕傲的，知道當初的做法是不對的，才想要帶著孩子一起回部落找回自己的根。

片子播映完畢，打開教室燈光，才發現班上一大半的同學都紅了眼眶。

依照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年7月份所公布的統計數字，目前居住在都會地區的原住民族人口數，大約是二十四萬多人，占原住民族全體人數的44.83%。而台灣有關都市原住民族的學術研究和討論議題，多半是關於原住民族在都市地區的就業、生活適應、社會福利、居住環境、文化衝突、疏離、異化與斷裂等各方面的問題，並嘗試提出解決之道。

但是若試著回到最原初的角度來思考，都市

原住民族、或是說原住民族居住在都市，會有什麼問題嗎？究竟是原住民族的問題，還是都市本身就有問題？

都市原住民族本就是因为現代化和資本主義運作下所產生的生活空間和環境，相對於原住民族既有的傳統生活場域，是截然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概念和型態。學者蘇羿如曾指出，1960年代的原住民族往都市遷移，是一種大環境經濟變遷下所促成的自我移動，和日據時期有意識地將原住民族進行大規模的集團移住完全不同。然而1960年代以來的都市原住民族遷徙過程中，形態上卻是游移在原鄉與都市、都市與都市之間，他們可以隨時和原生的文化團體保持聯繫，又隨著工作的變遷或移動而搬移，形成了既流動又連繫、既曖昧又顯著的奇異現象。

都市是由異質的人口所組成，也是多元次文化的綜合體，其中的少數族群便代表某一種次文化，而它與主流族群的互動關係自然會影響自身的各個面向。因此上述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經濟的因素使得原住民族到都會區工作和討生活，但是情感和意識上，卻又無法拋卻和遺忘自己原住民族的身分，因此必須藉由某種社會網絡所形成的連帶，來維繫情感上的認同和歸屬。

可是當他們的下一代——都市的原住民族出世和成長時，對他們來說，都市的生活型態和意識不成為問題；可是因為族群身分的因素，成長到了某個階段，就不免要面臨一個狀況，為什麼他

們要承繼上一代原住民族在都市中異化和離散的情境？他們面對都市和面對原鄉的認知和情感，差異到底在哪裡？這其中是需要選擇的嗎？而他們要如何面對和看待所謂的「族群身分」？這個族群身分，會為他們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和影響？

也因為如此，上一代所關心的就業、生活環境、人權、福利、文化傳承、克服異化等議題，已不是他們首要的「問題」，族群身分的建構與認同，隱藏在血液和意識中，成為他們無可避免要面對的社會真實。

直言之，任何人住在都市中，就必須要面對、學習、適應都市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缺乏這樣的認知和能力，就無法在都會中生存，對於都市社會中來說，這是基本法則，也是叢林法則。可以適應的就留下來，無法適應的就請離開。因此社會在面對都市原住民族時，也是抱持著這樣的態度，政府和民間要如何「幫助」原住民族適應都會生活。

但是有沒有人想過，這片土地原來是誰在這裡生活的？是什麼樣的歷史進程和政治力量讓這片土地改變了樣貌，不再適合原本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居住？而今卻要他們來「學習」、「適應」都會區的生活，這樣是對的嗎？換個角度思考，難道我們不應該將都市建設成一個適合任何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共同適性生存的開闊空間和包容場域嗎？

原住民族這幾百年來，逐漸失卻了山林、海洋與土地，被迫遷居在水泥叢林中，卻還要被認為缺乏「適應」能力，要求他們學習和改

變，但為什麼不是社會和政府應該要改變呢？我們所要翻轉思考的，不是要去「幫助」、「處理」、「解決」原住民族在都會生活的所謂「問題」，都市原住民族青年需要思考和努力的，是要如何建構一個多元族群與文化能夠生存和發展的生活空間與社會環境，尤其是屬於自我族群的概念與空間。◀



林福岳

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現任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曾發表過〈原住民族傳播權利之探源及詮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傳播研究的可能脈絡〉、〈亟需養分的公民社區〉等多篇論文，對於族群傳播、傳播與社會變遷等領域相當有研究。



吳明季 × 徐超斌

用行動改變自己的部落

文：黃珮筠 攝影：蕭啓仁 圖片提供：吳明季、徐超斌

一場精彩演講只能打動現場數千人，透過「spi'向前走」節目，邀請奇美部落工作者吳明季、南迴超人醫師徐超斌，用最真實的經驗與照片款款訴說，用一場電視上的演講，跨越距離時空分享最真誠的夢想實踐過程。

夢想的力量，正像星辰一樣閃閃發亮！



當山林裡的青年們，一個個背起行囊告別部落、帶著不安與茫然到都市裡尋找一方安身立命之所的同時，來自嘉義的部落媳婦吳明季，從兩座茅屋開始，花費10年時間投入奇美部落營造，守護著阿美族最核心的古老傳統，吳明季不只為部落的未來勾畫夢想，還逐步找回部落年輕人，讓扭轉部落經濟的夢想變成最真實的承諾。

另一方面，當冰桶挑戰因為受到名人和媒體的關注，讓漸凍人協會在短短6天內募到1,500萬元時，被譽為「台灣史懷哲」的徐超斌醫師，卻倚著曾經中風的身軀、日日親自到部落偏鄉看診，為了實現南迴醫院與慈善基金的公平正義，徐醫師告訴自己：「永不放棄！」

原視「spi'向前走」節目，分別在8月與9月邀請了吳明季與徐超斌兩位講者，在節目中侃侃述說進行式的夢想：

部落媳婦吳明季 重現奇美傳統階級制度

今年暑假前半段，吳明季忙著投入第5年舉辦的奇美部落階級體驗營，這些在都市出生長大的青少年們，即使從小明白自己身上流著原住民族血統，卻根本不理解原住民族文化，直到經歷階級訓練後，很多年輕人都哭了，不是因為嚴苛更勝海軍陸戰隊的訓練，而是終於明白自己是誰、終於找到自我。

奇美部落特有的年齡階層制度，像學校也像軍隊，男孩們滿13歲就要加入階級、每3年升級一次。吳明季指出，奇美部落漢化很晚，1986年才有聯外道路、1992年有了電話，直到2011年才有簡易的自來水，迄今部落還有打屁股的習俗，只要一入犯錯，晚上到了集會所、全階級都要被打，部落因而保留著強大的紀律與倫理。

然而這樣緊密的牽繫力量，卻曾在10年前發生悲劇，也是啟發吳明季全心投入部落營造的主因。她痛心回憶，部落青年單純天真，當年被詐騙集團利用，竟導致整個階級一起淪陷、欠下大筆債務，那年的豐年祭有一半以上青年流落在外不敢回家！

「這種痛促使我要回到部落做些什麼，因為部落好像生病了，當時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兩間茅屋是部落營造的第一步。」吳明季回憶，蓋茅屋的過程，傳承了工法、技術、文化和祭典，由老人家帶著年輕人用最傳統的工法將兩間傳統的茅屋蓋起來，一開始還被部落老人家質疑這些人是不是要選舉？吳明季沉痛地說：「長達百年的原住民族殖民歷史，讓許多原住民族的觀念扭曲，誤以為要依附在主流經濟價值下才能生活。」

用文化泛舟翻轉部落經濟

去年吳明季推出「奇美部落文化泛舟」，結合秀姑巒溪的瑰麗風景，由部落族人講解奇美文化和沿途生態，還能體驗阿美族傳統抓魚抓蝦的方式。文化泛舟是她想要推動的火車頭，希望藉此創造出部落的經濟系統，她強調：「文化泛舟不是要賺大錢，是要讓人留在部落有工作，解決隔代教養的問題。」

然而甫推出第2年，就有財團找上門來，為了不讓部落土地被過度觀光化，吳明季用「部落主體」為由拒絕。她堅定地說：「文化翻譯者肩負沉重的責任，因為太容易接觸外在資源，決不能有私心；9年來推動奇美觀光的步伐雖然慢，卻要能夠銜接部落文化和現代的經濟，最重要是培養部落新生代，絕對不要遊覽車式的觀光。」



吳明季在節目中呼籲，文化泛舟明明是借用奇美文化的智慧，卻不能申請智慧財產權，只能邀請大家用消費能力來支持。最後她驕傲地說：「我要邀請更多原住民部落，鼓起勇氣，自己部落自己救！」

從部落微弱的心跳中 徐超斌聽見需要的聲音

台東縣達仁鄉是台灣最遠、最偏僻的角落，面積比台北市還要廣大，人口僅四千多人，卻有五千多隻受到保育的獼猴；如果從村落搭乘包車到市區看診，來回車費高達兩千元，他為了走訪部落力行到點看診的堅持，每週光開車里程就超過一千公里，相當於每個星期都要環島一整圈。

這是大家熟悉的超人醫生，拐著中風半邊不遂的身軀，也要堅持為偏鄉部落患者提供醫療照護、爭取弱勢資源，為籌建南迴醫院四處疾呼奔走、不惜被降職也要堅守崗位到底的徐超斌醫師。

7歲那年，妹妹因麻疹送醫不及過世，讓徐超斌對自己立下將來要當醫生的誓言，儘管長期生活在漢人為主的校園和都市裡，徐超斌始終自信又驕傲地面對身為排灣子弟的血統。一般醫學院畢業生要花5年左右才能成為主治醫師，但徐超斌只花3年就升任主治醫師，在人生最輝煌燦爛的時候，他凝望著台灣東西岸密度極不平衡的公路地圖，決定回鄉服務。

10歲離開部落，35歲回到家鄉，徐超斌驚詫離開的25年間，達仁鄉的醫療環境居然沒有任何進步！

身為部落子弟，眼見醫療資源如此缺乏，他忍不住思考：「部落族人一樣在繳健保費，為什麼不能和一般人享有同等的醫療照顧呢？」於是徐醫師開始積極爭取新醫療大樓的重建經費，為了推動在地24小時的急診服務，他從延長自己的工作時數開始以身作則，2006年他終於完成24小時急診的夢想，卻也在同年9月，由於連續長時間值班而在值班室中風倒下。

脫下白袍 扶弱濟貧路更長

回到崗位前，徐超斌一度質疑病患是否會接受半身不遂的他，「我單手縫合的技術不會輸雙手完好的一般外科醫師，雖然我走路不方便，然而遇到更不方便、長期臥床的年邁病患，我就會到患者家中看診。」從診間外日日大排長龍的患者，就可以證明徐超斌的付出在患者心中悠然迴蕩。

經過長達7年的努力，終於在2011年時促成大武壠衛生所的興建，成為南迴地區最具規模的迷你版醫院；然而徐超斌的夢想並沒有因此停下腳步：「民眾需要的是健康而不是醫療，醫生不止治病，還要關心病人的心理和靈魂。」3年前徐超斌脫下白袍走出診間，成立「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開始致力改善獨居老人居家照護、急難救助、部落孩童就學，甚至把眼光放在未來成立有機農場、協助部落青年返鄉自給自足的遠大計劃上。

跨越醫師的職責，徐超斌用四句話「莫忘初衷，相信自己，堅持夢想，永不放棄」面對外在環境打擊，繼續邁向追求公平正義與扶助弱勢之路！◀



spi'向前走

spi'在泰雅族語中是「夢」的意思，「spi'向前走」每週日晚間19:00首播，每集邀請一位演講者述說夢想；節目時間雖然只有短短30分鐘，卻是主講者一生努力的心血與實踐夢想的經驗，同時也結合YouTube和Facebook等線上平台，提供更即時的影音隨選分享。



用最好笑的方式，
更新你對我的舊印象!!

LIMA 幫幫忙

· 星期五 晚上8點 ·



Lima幫幫忙



「LiMA幫幫忙」
顛覆既有觀點
致力打破原住民族刻板印象

原視全新自製節目「LiMA幫幫忙」，希望透過脫口秀、情境喜劇、動畫短片等方式，衝撞一般民衆對原住民族的既有觀點，顛覆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以促進尊重多元文化，並建立原住民族的自信心與正確形象。

文：陳文瀾 攝影：呂敬惠 圖片提供：「LiMA幫幫忙」節目單位



節目短劇一景



主持人王宏恩（左）
唐從聖（右）

不同民族的姓名邏輯，各有差異。歐美國家民眾取名，大多名在前、姓在後，東亞國家民眾取名，大多姓在前、名在後；愈來愈多西方人知道，東、西方姓名排列方式不同，不再把東方人的姓名倒著唸。然而，台灣大多數漢人依然常將自身的姓名邏輯，強加於原住民族；「LiMA 幫幫忙」第9集探討的主題，即為原住民族復名。

勿套用漢人取名邏輯

「LiMA 幫幫忙」第9集，透過主持人唐從聖、王宏恩（Biung Tak-Banuaz）的脫口秀，解開漢人對原住民族名常有的誤解。以王宏恩的布農族姓名Biung Tak-Banuaz為例，亦可寫成漢字比勇·塔班努茲；在不少漢人眼裡，他應姓比勇，名塔班努茲，亦用漢字思考其意義，認為比勇應取自「比誰都勇」。

然而，布農族並無姓，Biung是王宏恩的名字，Tak-Banuaz則是其氏族的名稱；在布農族語中，Biung亦為黑炭，並非他天生皮膚黝黑，而是黑炭可長久燃燒，家人為他取此名，即希望薪火相傳，延續家族的血脈。

王宏恩認為，姓名是一個人生命的一部分，別人若叫他的漢名，有時會感覺叫的不是自己而是別人；而且，原住民族唯有復名，才能傳承文化，原住民族菁英更應率先復名，以為族人表率。

不過，其他原住民族命名的方式，又與布農族不同；雅美族（達悟族）族人，一生還將更換數個名字。雅美族男性若未結婚，取名希再加上自己名字，若已為人父，就得改名夏曼再加子女的名字，若晉升祖父，又得改名夏本加孫子女的名字；作家夏曼·藍波安，其意便是「藍波安的爸爸」。

原民有二種復名方式

原住民族的名字，多從動物、植物、自然現象與人類情感中找尋靈感，與漢人追求抽象意義，大異其趣；阿美族女性名字巴奈，原指成熟的稻穗，取此名即期待她如成熟而彎腰的稻穗般謙遜。

由於原住民族語言發音方式與中文不同，部分發音找不到接近的中文字。因此，目前原住民族復名，可選擇二種方式，一是直接恢復原住民族



「LiMA幫幫忙」以詼諧方式，吸引觀眾對原住民族話題的注意



節目主持人之一的王宏恩（左）認為原住民族名是生命的一部分。

名字，另一則是漢名並列原住民族名字的羅馬拼音；選擇以第一種方式復名的原住民族，已約有三千人，選擇以第二種方式復名的原住民族，則約有二萬三千多人，包括王宏恩。

只是，根據原民會統計，台灣原住民族總人口超過五十四萬，復名的比例不到5%。許多原住民族不願復名的原因，除了在復名之後，必須重新申辦戶籍、車籍、護照、駕照、信用卡、畢業證書，手續相當耗時、繁瑣；而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原住民族，因使用漢名較為方便，亦降低他們的復名意願。

王宏恩強調，原住民族復名的意義，除了傳承傳統文化，亦為了避免發生悲劇。在昔日，原住民族被迫取漢名，同一家族成員取不同漢姓，可說司空見慣；過去便曾發生在都市工作的原住民族青年男女相戀，一個姓王、一個姓張，沒想到，回到部落籌辦婚事時，經長輩驗證彼此的族名後，才發現兩人是堂兄妹，根本不能結婚。

復名可獲其他人尊重

在「LiMA幫幫忙」短劇中，透過原住民族高中生與漢人高中生的對話，突顯原住民族青年面對復名的複雜情緒。若干原住民族高中生擔心在復名後，無法再「掩飾」原住民族的身分，甚至擔心被同學排擠，留下不堪回首的青春記憶。

但實際上，在不少漢人青年眼中，原住民族名字並不怪異，反而非常特別，比漢人姓名更具魅力，也願意經此深入認識原住民族的文化與傳統；因此，復名對原住民族而言，不見得會有負面影響，有時可得到其他人的尊敬。◀



「LiMA幫幫忙」

「LiMA」在原住民族語中有「手、五、幫忙」等涵義，而「LiMA幫幫忙」發音又接近台灣俚語「你嘛幫幫忙」，有「拜託」之意。原視新節目「LiMA幫幫忙」從生活周遭取材，透過詼諧的表演方式，探討並破解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節目於8月29日首播，每週五晚上20:00播出，由王宏恩、唐從聖一原一漢搭檔主持。



巴豪嵐，排灣族藝術家

無盡心靈寶藏 原住民族的奇幻藝境

巴豪嵐・吉嵐與 達比烏蘭・古勒勒的 藝術之路

原住民族的藝術天分，存在族人日常細節，也是生活俯拾即是的美感饗宴。「Masalele」是魯凱語漂亮、美麗、美好之意，透過「Masalele藝術地圖」節目，我們邀請你探掘當代原住民族藝術家的心靈寶藏，看他們如何在創作裡融合傳統與現代，沉浸在他們用心造設的奇幻藝境。

文：Seeing Wu 圖片提供：「Masalele藝術地圖」節目單位



達比烏蘭，排灣族藝術家

傳神話、信仰、祭典，是原住民族群長久累積的世代傳統，也反映族群間的多元文化樣貌。當代原住民族藝術家，無論在工藝、裝飾、舞蹈、音樂、文學、影像創作等面向，除了延續族群文化母體，亦不斷融入現代元素及技法。「Masalele藝術地圖」將持續帶領觀眾認識不同領域的原住民族藝術家，親近當代原住民族藝術，了解他們的創作意象與內涵。

巴豪嵐·吉嵐的第二人生

「Masalele藝術地圖」曾邀請排灣族藝術家巴豪嵐·吉嵐暢談他的第二人生藝術之路。為什麼說是「第二人生」呢？原來出生於台東大武的巴豪嵐·吉嵐，從小就展現出優異的繪畫天分。幼年隨當警察的父親移居高雄，又成長於台北。出社會後歷練多種工作，這之間十多年創作完全停滯。直到40歲那年，他才定居新北市三芝區，毅然決然全心投入創作。現在的他，更將創作版圖拓展到花東，擔任廢棄的花蓮東富國小駐村藝術家，迎接全新的第二人生。

跨媒材演繹萬物神靈

「光復鄉東富國小在193縣道上，那裡是我心目中全台灣最美的地方。有一次，隨性騎摩托車沿著縣道兜風，發現那邊有藝術家駐地創作，就去參訪太巴壠國小校長，得到同意後，就住下來了。」第1集的主角巴豪嵐·吉嵐告訴主持人Laway他進駐東富國小緣由，整個過程就像作品「在靈路上相遇」，將在花蓮阿美族人傳統信仰扮演的「靈媒」角色（Sikawasay），以及開花鐵樹代表的好預兆融為藝術符碼。讓人們正視原住民族生活的生命價值，也從中體現新的觀點，新的感動。

即使年輕歲月沒有留下藝術作品，生活上的歷練卻成為巴豪嵐·吉嵐作品的豐沛創作力。他認為，藝術家需要夠敏感，才能成為接收宇宙訊息與超自然奧妙的載體。所以，他透過繪畫、陶土、木材、保麗龍、玻璃纖維等媒材，表現多樣的神靈面貌，也讓世人感受到原住民族傳統儀典存在現代生活的力量。



從小就喜歡畫畫的巴豪嵐·吉嵐，至今未改初衷。



對於自己每一件作品，巴豪嵐·吉嵐都會很興奮地反覆欣賞，直到自己厭倦為止。



古勒勒創作的素材多為金屬、石材和木材。



雕鑿生命的達比烏蘭·古勒勒

來自屏東三地門鄉的排灣族藝術家達比烏蘭·古勒勒，也曾於節目中談及創作歷程。國中畢業選擇就讀陸軍通信電子學校的他，直到為期10年的軍旅生涯結束，1995年退伍回鄉後，才投入藝術創作。

「人小時候都有夢想，長大後就會想辦法實現。」正在雕鑿生命，實現藝術夢的達比烏蘭·古勒勒，從木雕出發到運用多媒材創作，不斷在忍受孤獨，卻又渴望被人了解的矛盾與拉扯中，完成一件件精采作品。2000年古勒勒舉辦第一次個展，他努力跳脫一般人對於原住民族藝術的刻板印象，即使人們可能將他的創作看成一堆廢鐵，仍執著堅持於抽象語彙的樸拙表現。



節目中，古勒勒還談述了他近期完成的「小米田計畫」環境藝術。「這是一場人與土地、大自然還有小鳥間的對話，我想從中建立一些記憶給我小孩，給部落的小孩。」他大膽採用原住民族藝術較少見的文件展形式，用多幅他孩子的相片作為文件元素，把兩基因結合離開母體後的生命歷程，呼應小米田散發的能量。他也引用了排灣族老人語：「老人家的智慧、前輩的智慧，我們永遠學不了！只能用你的歲月，用你的青春自己去經驗。」作為他持續雕鑿藝術生命的註腳。

每週五晚間20:30首播。是一個以介紹原住民族藝術家為主題的訪談藝文節目。現場邀請藝術家現身說法，讓觀眾直接從作品中了解他們是如何融合傳統與現代，並以當代的創新手法展現原住民族風貌多元的藝術之美，帶領觀眾親近並認識不同領域的當代原住民族藝術家，從而深入了解原住民族文化藝術的內涵。



16 影展 期望帶來最純淨的祝福

文：郭力青 攝影：呂敬惠 圖片提供：「16影展」節目單位、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公會

沒有絢麗誘人的聲光效果，更無驚心動魄的刺激場面，紀錄片像一潭透明清澈的水，平凡卻反映生活之日常。紀錄片為生活中雋刻真貌，但觀眾能接觸的機會實在不多，如今原視「16影展」節目，提供一處紀錄片說故事的舞台，讓更多人有機會透過影像，認識台灣。



播出時間：週一至週五，晚上22:00~23:00

播出內容：原住民族紀錄片導演、原住民族有關的紀錄片。

正式播映：預計2015年1月，目前為試播。



壯闊的山林在綠意掩映下，彷彿為隆起的山頭帶來了生氣，霧氣靄靄，部落矮房錯落其間，以一種別於城市的靜謐，流淌著屬於他們的故事之河。你知道部落的故事嗎？他們的根又在哪裡？耆老以族語娓娓道來，讓居住於水泥叢林的我們，就算未有機會親臨，但透過紀錄片呈現，屬於原住民族的故事正透過影像，銘刻於我們的視野之中。每個週一至週五，在晚上10點鐘打開電視，「16影展」正用鏡頭，來書寫台灣每一個可能的角落，這是一個用紀錄片來說故事的專屬時間，幕後關鍵人物，正是原視台長馬躍·比吼，以及節目部經理龍男·以撒克·凡亞思，兩人皆是紀錄片導演，善於用影像來留住原住民族文化風貌的吉光片羽。

「台灣在紀錄片推廣上可以有更多的著力點，這15年來，台灣紀錄片早累積一定數量的作品，值得介紹給大家知道。」龍男導演指出，雖然公共電視早有紀錄片節目——「紀錄觀點」可供收看，不過有限的管道以及特定的服務對象，仍讓許多紀錄片少了曝光的機會，「『16影展』是帶狀節目，而非只是塊狀，更重要的是，公共電視呈現的是具專業水準的紀錄片導演，但原視可以服務另外一群人，也就是素人。」龍男導演眼中的「素人」，包括在學學生、學校教授等非以紀錄片拍攝為職業的業餘人士，這些人可能一生作品只有一兩支影片，這些都可能成了「16影展」播放的內容。



原視節目部經理龍男·以撒克·凡亞思認為，開放素人參加的16影展，會得到更多別於以往的紀錄片題材，讓紀錄片形式更加多元。

16影展強調播放內容的整體性，但不限於原住民族議題，未來會有系統地加入關於土地、環境的議題，讓影展內容更豐富。



「比起專業紀錄片導演，這些素人的作品品質可能不是太好，說故事的手法也不會太成熟，但許多題材很值得放映，讓紀錄片多元化也是很不錯的形式。」龍男進一步表示，對於原視「16影展」的期望，不是只要有片全數都會播映，適切的「主題性」非常重要，像是原住民族導演的紀錄片作品，或是與原住民族相關議題的紀錄片，都是挑選的主要因素，「雖然我們是原視，但紀錄片題材的選擇不會只受限於和原住民相關的影片，像是土地、環境和核能等議題，就算導演或是受訪者都不是原住民，也會納入考慮的範圍。」目前原視的「16影展」還在試播階段，未來正式開播，節目設計將會比照如今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般，以鮮明的主題為每週紀錄片定調，有系統的呈現。



第7屆攝區二三事

《攝區二三事》是由中華電信基金會主辦，紀錄片工會所承辦的紀錄影片徵件活動。希望透過徵件競賽及網路平台推廣放映，鼓勵民眾為生活周遭所遇見的在地故事，留下紀錄，一方面持續鼓勵長期從事在地影像紀錄工作者，一方面循序培養台灣觀眾欣賞紀錄片的素養與興趣，今年將舉辦第7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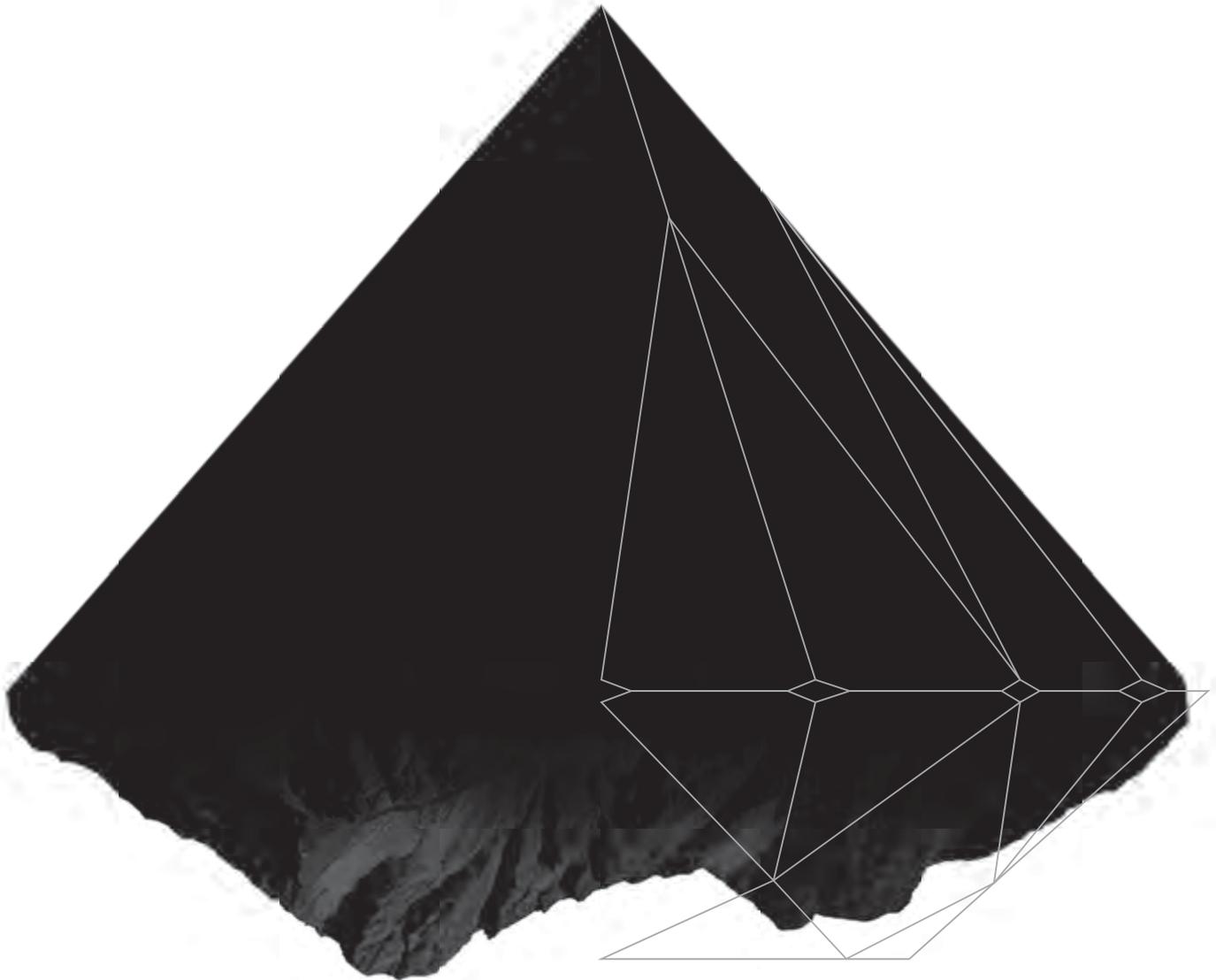


因此，未來在「16影展」有可能出現以導演為主題的系列（例如楊力州）、部落系列、核能系列、土地開發系列等不同面向的紀錄片呈現在觀眾面前。尤其原視肩負著傳達原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龍男也試著將「節慶」的因素，融入紀錄片的選項中，希望藉由紀錄片的呈現，讓更多非原住民族的觀眾群，認識原住民族文化，「比方漢人過年都在每年1、2月，原住民族並不是，像阿美族就在7、8月，或許『16影展』可在漢人年味最濃時放映原住民族的過年紀錄片，連結性會更強。」◀

第6屆「攝區二三事」紀錄片，龍男推薦《小星星》

《小星星》描述的是一個住在花蓮太魯閣部落的單親家庭，以臨時工維生的爸爸獨自扶養兩姊妹的故事，雖然辛苦，但姊妹兩人都體貼懂事，紀錄片不長，只有約20分鐘左右，但導演掌握住感動的元素，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Pulima藝術獎決審側記

原住民族藝術 是這個島嶼的根

文：Seeing Wu 圖片提供：原文會

兩年一度的「Pulima藝術獎」，
今年競爭激烈，經過兩階段的初選與決審，
最後有39件作品以多樣化的媒材及豐沛的創作力脫穎而出，
展現當代原住民族藝術與現代生活接軌的創造能量。



第2屆「Pulima藝術獎」在今年7月舉行決賽會議，從初選的120件作品中選出3件首獎、1件評審團獎、6件優選獎，以及29件入選獎。決賽當天，以台北當代藝術館石瑞仁館長為主席的評審團，10位評審委員都是台灣當代藝術重要的學者與藝術家。他們在現場直接討論作品、實地觀看參賽者原作，評分同時也針對當代原住民藝術新風貌及主體精神辯證討論。

決賽會議上評審指出，具有創新精神及符合藝術創作形式是參賽作品能否入選的最基本要件。而在僧多粥少、獎項有限的情況下，評審也鼓勵藝術家，不要因為得獎與否而得失心太重，因為藝術創作是一條辛苦而長遠的路，應當把參賽當作詮釋、發表作品的舞台，從中不斷超越自己，找到自信。

評審也認為，過去人們對原住民族作品總有較為扁平化的既定印象，藉由這個藝術獎，可以看到台灣族群豐富的藝術文化生態譜系，也能從中感受到部落生活與社會、國際不斷交流的重要成果。從每件參賽作品都可以感受到，原住民族藝術家對於如何處理自身的文化面向問題、如何鞏固傳承、吸收新方法，都能以嫻熟使用當代藝術媒材的表現方式，講出屬於自己的故事，展現觀看世界的方法，進而找到揮灑「原汁原味」藝術文化的介質。

因此，與會評審提醒，「Pulima獎」並非是基於保障原住民族藝術家而設立的獎項，其存在目的，就是對原民族文化藝術的尊重。回到「Pulima」原意，指的就是「用手工作的人」，站在這個出發點，評審鼓勵所有原住民族藝術家繼續努力發揮既有的美學特色，因為——倘若失去了原住民族文化，這個島嶼也失去它的根！評審們期許原住民族藝術家，不論是歷經競賽或生命的洗禮，都不要忘記：在藝術的世界，母體文化才能找到永不消失的力量。◀

首獎	
林介文	Yaku Kuyuh 2014 (我是女人2014) 組件一、二、三、四、五號
劉美怡	Ka'eso (阿美族語：美味好吃之意)
東冬·侯溫	交錯在破敗與完美之間
評審團獎	
撒部·嘎照	銜接
優選獎	
伊誕·巴瓦瓦隆	如果有一天，大地的風不再吹了
齊丹·亞勒茲	優達斯馬祝
曾秉芳	i tini! i tira! i cowa?
Siwa yummin (謝美如)	續
伊祐·嘎照	請慢用
潘士豪	穿梭情慾：借了父親的記憶風景
入選獎	
蒂摩爾古薪舞集	Umaq·烏瑪
曾春子	捕魚祭
林英琪	豐收
蔡秋楓	織女垂憐(簾)
林健順	前進海洋
尼誕·達給伐歷 (Daki)	那是我的
烏魯古·盧露安 (vulhuku Druluan)	來自「Dalupalringi(達露巴林)王國的百步蛇君王」-Adaliu(阿達里歐)系列
巴豪嵐·吉嵐	隱形人
林九固	南島是一家
唐昌浦 (Lavurase·Dalapadhane)	台灣的女兒
阿旦·達魯札隆	大地的脈搏
林安琪	紋面
曾一郎	kmbiyax laqi mu! 我的孩子加油吧!
連美惠	好·泰然
李建呈	紋畫
黃馨儀	排灣傳承—— 賦予、期待、陶生傳說
杜寒崧	百步蛇與百合花的對唱
鄭詠鐸	情人之夜
潘守誠	勇者之路
王雅蘭	大水過後抽離·獨立
莎瓏·伊斯哈罕布德	紀錄片《戀戀FUZU》
希巨·蘇飛	Kowan飛魚
魏光慶	羽化
全東明	黑洞
安君實	Peleng 伯楞
浦晨軒	孕育
了嘎·里外	洄流
武玉玲	一個優雅的靈魂
林筱葳	輪心



Pulima藝術獎首獎得主 林介文

將垃圾重組 化腐朽為神奇

文、攝影：楊閔俊

「創作就是我的人生，人生沒有創作，就沒有意義！」

以「Yaku Kuyuh 2014（我是女人2014）」

勇奪2014年「Pulima藝術獎」首獎的林介文（太魯閣族），

渾身上下充滿原住民特有的熱情與不羈，

她的作品也從原始出發，兩者一樣吸睛撩人。

林介文，一個有著健康小麥膚色的開朗女孩，臉上總是洋溢著笑容，對自由有著無比的渴望，年紀輕輕即曾旅居歐洲與非洲等多個國家；創作總是在尋找true——最原始而真實的東西，受訪當天身上穿的，也是從非洲買回來的純手工染布衣。

步入林介文位於花蓮縣萬榮鄉紅葉部落的家，仍典藏著早期創作的作品，所有素材都是從海邊撿拾回來，再經她巧手編織、組合成一個個創作。整個人由內到外，到發想創作、成品、住所，一切都是「完全自然」，這一切都來自於血統的原始呼喚。

「作品創作就是生命激盪，不同時間的創作呈現的是完全不同的風格。」林介文此次得獎的作品幾乎全是織品，共有5個組件，由於完全不設限，不同組件的創作進展常間隔很久，所以，耗時一年才告成。而長期關心環境議題的她，對於汙染環境的事物相當反感，所以常到海邊和生活周遭撿拾「垃圾」，再經巧手布置加工，重新賦予新生命，幻化成不朽藝術。

林介文眨著靈動的雙眼說，這次創作包括廢棄的鏡子，還有從義大利帶回朋友不要的褲子、高跟鞋等，平底鍋則是媽媽淘汰的。這些在一般人眼中看似垃圾的物件，經過她組合後賦予新生命，更進一步摘下今年「Pulima藝術獎」的大獎，對此，她巧笑倩兮、謙虛的說：「應該是上蒼的眷顧吧！」

藉作品表達傳統工藝流失問題

作品為何取名「Yaku Kuyuh 2014（我是女人2014）」？林介文娓娓道出小女人心事。邁入30歲的她，逐漸有一種「自己是女人的強烈感覺」，加上又和另一半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這些生活上的不同，一夕之間，讓她的女性角色似乎全突顯了出來，以及今年終於學會族人特有的編織技法，進而產生創作的念頭。

為了學習傳統編織，林介文從年初開始向族人學習織布技術，歷時超過半年，終於熟練這門傳統技藝。「很喜歡編東西，創作時，腦袋偶會呈現無意識狀態，只有手在動，沒有限定要編織什麼，任它自由發揮。」她說，所以，是作品帶著自己走。

林介文強調，對過去的太魯閣族女性，編織是非常重要的技藝，會編織才是一個女人、才可以紋面、也才能嫁人；織布在部落女性的生命中，幾乎占據一半以上的時間。因此，她的作品除在展現太魯閣族女性的特有技藝，另一方面也讓大家能留意傳統工藝流失的問題。



生活中的各種素材，成了林介文的靈感來源。此為她在今年Pulima藝術獎的得獎作品：Yaku Kuyuh 2014（我是女人2014）的局部照片



林介文也指出，想藉由創作讓世人了解「慢」比較貼近「真實」，她一直在尋找最真實且貼近人類的東西，原住民族的天性從以前就很純真，擁有的東西也很少，「當你擁有愈少，才會回到最真實的自己」。

讓世人看見真正有價值的藝術

旅居歐陸多年，她並不直接模仿當地藝術家「先有明確觀念再創作，透過作品表達意念」的模式，而是透過創作深入了解自我，創作前會先仔細端詳手邊素材許久，先拼湊吸引目光的物件，再從中慢慢發掘自己在意的是什麼、有什麼煩惱、想要如何做等，因此創作對她來說是一個紀錄自己的過程。

個性開朗的她，當創作過程遭遇瓶頸時，會先將創作放下，到戶外走走，充電滌憂後再重新投入。「物質上的東西都是其次，瓶頸應該都是自己的狀態。」林介文說，有時勾了2個月的毛線，卻全然不知自己在做什麼，就只是處於等待的情況，那是一種「慢即是真」的體悟和過程。

對於未來，林介文思索後正色道，主要將精力投注在花蓮縣太魯閣火車站前的公共藝術，讓世人看見傳統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而不是隨便亂做的公共藝術。◀

Pulima藝術獎首獎得主 劉美怡 依戀海洋的情感累積 「好吃」的藝術作品

文：何毓凱 攝影：吳素鳳 圖片提供：原文會

原住民族當代藝術呈現的樣貌，
不一定非得使用圖騰或強烈的元素演繹，才能彰顯。
這在本屆「Pulima藝術獎」首獎獲獎人之一劉美怡的作品，
就能看出迥然不同的藝術詮釋。
與海密不可分阿美族文化，從色彩象徵著部落情感，
這件充滿「好吃」風情的陶藝品，縮短了藝術及生活距離，
總讓參觀者嘴角不由得揚起了笑意。

離
開台北市嘈雜喧囂的水泥叢林，順著瑞濱快速道路開到底，迎面而來的是一片蔚藍海域，彷彿與天空競色般，塗抹出一整片的藍。本屆「Pulima藝術獎」首獎得主劉美怡，就住在這處寧靜又慢活的海岸旁，終日與浪濤相伴。劉美怡是阿美族人，阿美族生活領域總是離不開與海洋相關的連結，即使離開原本部落，卻好似拋不開對海洋的眷戀，而劉美怡的作品，便是來自對海洋禮讚及阿美族文化意象的濃縮。

「其實我在這裡出生，並非原生部落長大的小孩。」劉美怡的原生部落為台東縣長濱鄉長光部落，因為父親擔任警察緣故，一家人來到瑞芳海邊落腳，雖然不在原生部落成長，但劉美怡每年仍會跟父母一同回部落探望親戚。即使與原生部落的關係稱不上緊密，但上帝給予的命運就像安排好似的，離開了部落，仍居住於海濱，環境也讓劉美怡跟部落有了奇妙的連結。「阿美族是離不開海的民族，正好我們家也搬到海邊，從小就會在海邊抓魚、撿貝殼、浮潛，父親也很會打魚，親近海洋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與許多原住民族藝術家不同，劉美怡既沒有經過原生部落深刻的文化洗禮，也非長期浸淫創作領域的藝術家，相反地，她是不折不扣的「素人」。今年34歲的劉美怡，其實本身擔任教職，她直到大學階段就讀花蓮師範學院大學（現為東華大學）美勞教育學系，才正式接觸陶藝製作，起步不算早；而唸研究所時期，就讀民族藝術研究所，以研究當代陶藝為主，論文題目則為「原住民當代陶藝」，作品「ka'eso」（阿美族語為美味好吃之意）的誕生，便是劉美怡融合理論及生活體驗想法的呈現。

「我作品靈感都是來自於海邊，是一種對海的情感，我不像其他原住民族藝術家，受原生部落的深刻影響而特別加入圖騰的元素，雖然我也曾經考慮過，不過那並非我熟悉領域，所以還是決定做自己。」劉美怡指出，透過作品，她發現自己對原住民文化的情感在潛意識就已存在，即便不用透過圖騰等強烈意象，也能很自然的表現出來。





劉美怡的首獎作品「ka'eso」，耗費近兩個月完成，作品色彩繽紛，她笑說，這就像是她潛入海底時所看到豐富多彩的海底世界，「就像是珊瑚礁、或是有動物觸鬚會躲在洞裡面，可能是海參或是章魚的腳都有可能，在外觀上我喜歡不規則的感覺，如同我在海底觀察到的，海葵會隨著波浪搖曳，形態很美。」至於陶藝作品呈現的立體概念，則是劉美怡喜歡從海中縫隙孔洞延伸出來的感受，因此也成了作品重要的元素。

因為是素人，沒有專業創作的包袱，讓劉美怡這傳達「好吃」的強烈視覺意念獲得評審的賞識。劉美怡表示，Pulima藝術獎的肯定，鼓勵著她有持續創作的念頭，因為這是她第一次參展就獲得肯定，在未來她會更有勇氣去關注各項比賽，從旁觀者成為參與者，「Pulima藝術獎對原住民族藝術家真的很重要，它給大家發聲的平台，讓原住民族藝術家有機會被看見，尤其在當代藝術方面。」◀



劉美怡的作品用色繽紛，彷彿重現她潛水時在海中所見的一切，隨波搖曳的海葵、或是在珊瑚礁中竄出的觸角，都成為她作品的靈感來源。

Pulima藝術獎首獎得主 東冬·侯溫 行進於完美 與破敗之間的人生

文：Seeing Wu 攝影：吳素鳳 圖片提供：原文會

自2012年起，兩年舉辦一次的「Pulima藝術獎」，
參賽徵件規格不限主題、媒材、尺寸，
以體現台灣原住民族當代藝術新風貌及主體精神的創作為主，
現已成為推薦優秀藝術家的重要舞台。
今年剛出爐的獲獎作品，
東冬·侯溫尋求太魯閣族起源神話與現代生活矛盾衝突的對話，
以「交錯在破敗與完美之間」錄像作品成為3位首獎得獎者之一，
也是他創作生涯重大的突破。

今年「Pulima藝術獎」3位首獎得主之一的東冬·侯溫，以3個影像結合的錄像作品，討論他一直以來，想從文化根基尋找自我，或懷疑原有價值觀的探索歷程。雖然這次以錄像媒材獲獎，但對他而言，形式媒材僅是傳達某種觀念想法的工具。重要的是，如何將生命經歷的創傷、喜悅，以及為持續關懷的土地、部落議題找到適切的表意形態，在一段段「由內而外」過程努力完整自我，才是藝術創作的初衷。

完美與破敗的未定論

「這次得獎作品由3組影像聯作而成。左邊畫面是生命初始的根源之樹，畫面呈現人跟神靈曾經很親密的過往，再將部落圖騰和人類世界發生的事，以立體環境投影記錄投射在這棵三百多歲的樟樹上，這就是『完美』的部分。」東冬·侯溫侃侃言述得獎作品的創作發想。他從人類曾備受恩寵具備萬有能力的神話談起，中間「交錯」呈現著傳統族服者穿越現代世界不同空間，而後再以部落成為觀光景點，威脅到族人與自然共生關係的「破敗」作結。

這件寬達770公分的大型錄像，採用3組影片並時呈現的作法。東冬·侯溫不把自己當成「從前從前，有個……」前因後果式的說書者，他讓過去、現在到未來持續行進的時間感置於同一平面，由觀者自主選擇進入敘述脈絡的方式。



得獎作品「交錯在破敗與完美之間」由三段不同的影片組合而成，左起是將光影投射在三百多歲的樟樹上，代表「完美」；中間是穿著傳統服飾者行走在現代世界中，代表「交錯」；最右則由東冬親自上陣，扮演受到人類肆意破壞的大地靈魂，代表「破敗」。





東冬在作品裡裝扮成大地靈魂，逆來順受遊客丟垃圾潑髒水，「因為太多利益爭奪，人們失去與土地的連結。我的祖母曾說：『土地不屬於任何人，我們只是向上天借來使用的。』」隱藏在白面古裝背後的東冬，演出當下已不自禁哭泣流淚，連後製剪接時也忘情地邊看邊哭，他感性地說，「作品名為「交錯在破敗與完美之間」，究竟哪一邊完美？哪一邊破敗？最後能達成某種和諧？都是未定論。」東冬認為，表面衝突也不一定是衝突，或許有一天，人們真能意識到，珍視古老的母親和生命來源，才是比商機利益更重要的事。

創造自己存在的不同面向

東冬從小生長於花蓮太魯閣族部落，「媽媽很年輕就生下我，爸爸一出門工作就好幾天，都靠祖父母照顧拉拔長大。」他成長後有10年時間在台北念書，但回到部落才體會到，童年時光真的太快樂了！「回想小時候跟祖母在山上抓蛇、遊戲，就像活在神話的世界。她會跟我說很多故事，這些回憶都是支撐我藝術創作的力量。」

退伍後陸續做過幾份工作，但藝術細胞總在身體裡不斷擾動。從高中接觸原舞者，得到舞台歌謠啟蒙；後來進優劇場，學習到表演工作者的專業態度。他也曾在原民會從事行政規劃，下班後又拼命寫創作劇本，企圖於繁瑣的庶務工作中找到出口。

原本以為要繼續在行政職務裡日復一日過下去，但在2009年投遞了原住民駐村藝術家計畫，最終獲取回花蓮駐村的機會，他才真切肯定：藝術之路就是他祈求的生命之路。自此，東冬活躍於國內外各式藝術展。由於童年與祖母親密互動，他對太魯閣族母語的深度理解，也讓他常回到語言本身去思考文化縱軸。

「我的創作不拘於媒材，只希望用藝術來保留部落音樂、文化，保留我珍貴的童年回憶。」臉上閃過一絲慧黠，眼神純真堅定的東冬·侯溫說，他一直希望用這種方式抓住與部落的深厚情感。就像「東冬」是很新的太魯閣族名，「會取這名字表示小孩一定很調皮！」而父名「侯溫」則已存在古老悠久的年歲，意為銳利的刀鋒。對他來說，這個一輩子與自己結合的名字，是舊的和新的並存，也象徵爸爸永遠守護東冬童真的心靈，守護這個願用藝術分享生命，屬於世界舞台的靈魂。◀



愛丁堡藝穗節：門戶大開，藝術的殿堂！ 《Island Voices》 邁向國際藝術殿堂的新旅程

文：江政樺 圖片提供：原文會 攝影：弗耐·瓦旦

身為藝術節主流「邊緣」的愛丁堡藝穗節，歷經將近七十年的發展，已晉身為全世界最大的藝術節。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藝文遊客，數百萬人在這座世界最迷人的城市之一流轉。對於來到此地的藝術家和藝術團體而言，彷彿參加一場世界極限運動，蔚為奇觀。

以2014年愛丁堡藝穗節為例，從8月1日至8月25日，總計3,193個表演節目，在299個場地演出49,497場次。相較於2013年2,871檔節目，24,107場次在273個場地進行；2014年足足增加了11%的節目比例。短短未達一個月內，可以想見竟有來自全球這麼多的藝術家和藝術團體，聚集在愛丁堡的各個角落，全世界的藝評人、經紀人與媒體人，能夠觀看與接觸到多少團體和節目，更成為8月最令人緊繃的國際極限挑戰。藝術家和團體究竟需要花費多少時間、精力和經費，設計甚麼樣的節目，如何行銷，才能夠在上千檔節目中脫穎而出？遑論除了藝穗節之外，8月同時舉辦的愛丁堡國際藝術節（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愛丁堡爵士與藍調音樂節（Edinburgh Jazz & Blues Festival）、愛丁堡視覺藝術節（Edinburgh Art Festival）、愛丁堡軍樂節（Edinburgh Military Tattoo）、愛丁堡國際書展（Edinburgh International Book Festival）

等。不同的藝術節慶同時發生在這個城市裡，是多麼的熱鬧多元的景象。

回顧台灣參與此國際藝術盛事的歷程，可知近年前往愛丁堡的藝術團體數量逐漸增加，最早受到關注的即為2007年北一女樂儀隊受邀參加愛丁堡軍樂節，在20萬人參與的國際節慶中打響台灣的文化藝術名聲。此後，經由民間藝術團體的自發力量，中央及地方政府補助政策等，2013年多達9組藝術團體參與藝穗節，2014年文化部主導的台灣季、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原文會）主辦的《Island Voices》節目，顯示國內對於國際藝文交流展演的經營，已展現較具策略的企圖心。

愛丁堡藝穗節如此競爭，為何還有那麼多團體爭相前往參與，藝穗節的魅力何在？原因不外乎國際藝術節的參與門檻高，不僅要是國際知名團隊，還要能取得一張受邀演出的通行證，才能踏入藝術節的大門。相對的，愛丁堡藝穗節舉辦至今，對於任何演出形式保持開放，只要報名即可參加。也因此，藝穗節可以在街頭、在餐廳、在改造後的教堂或公園發生，演出團體更與街頭藝人一同在皇家大道（Royal Mile）上，為了吸引遊客駐足觀看而絞盡創意腦汁。更期待在百萬遊客之中獲得媒體人、藝評家和經紀人的關注。除了



台灣的原住民族藝術表演團體，在愛丁堡賣力的演出（上）、在街頭努力吸引遊客目光（下），以吸引觀眾入場觀看表演。

街頭宣傳演出外，每場節目演出長度通常維持在40分鐘到90分鐘之間，正說明了藝穗節與藝術節的不同，藝穗節正如同示範演出（Showcase），演出團體盡可能將最精華的片段呈現給觀眾，讓觀眾享受精彩的當下而留住美好記憶。事實上，只有極少的可能性能讓團體參加一次藝穗節就廣為人知，因此，必須靠著口碑和一次又一次的曝光，以獲得受邀演出或票房售罄的機會。

Pulima藝術節「國際版」 首登愛丁堡，佳評如潮！

2014年8月，4組原住民族表演藝術團體參與了愛丁堡藝穗節，除了獲選為文化部「台灣季」的戲劇團體「冉而山劇場」、舞蹈團體「蒂摩爾古薪舞集」，必須在為期3週的愛丁堡藝穗節演出至少21場，原文會也特別推出《Island Voices》音樂節目，由「歐開合唱團」及「Amis



《Island Voices》節目海報。

沓互樂團」共同演出1週，總計11場。原住民族表演藝術首度進軍愛丁堡藝穗節，與上千檔節目一較高下，不但要克服天氣障礙，每日演出前後，還要在街頭奮力宣傳，就是要爭取遊客進入自己的表演廳。還要在出發前和表演期間廣發表演訊息給國際媒體，努力占據藝文評論和報導版面。更重要的，團隊不僅要展現本身於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的獨特性，更須展現藝術深度和專業度，才能夠吸引觀眾口耳相傳，產生口碑效應。例如自藝穗節開始到結束奮力演出21場的「冉而山劇場」和「蒂摩爾古薪舞集」，這次的收穫滿滿，透過文化部的協助與團隊的努力，以及對藝術的堅持，都得到了當地媒體不少4顆星的評論。「冉而山劇場」榮獲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 4顆星讚賞，及英國各媒體如The Scotsman、The List、Fest、Across the Arts、The Herald Scotland等共同報導推薦，愛丁堡評論報並讚譽《Misa Lisin》為最值得觀賞的演出(*資料來源：冉而山劇場臉書)。「蒂摩爾古薪舞集」不僅獲蘇格蘭專業藝文雜誌The List評為：「這是台灣季四個舞蹈節目中最精緻的……表演如夢幻般地美！」。(This is the most refined of the four dance productions in the Taiwan season split between Dance Base and Summerhall……

The performance is so dreamily handsome!)。英國線上時事雜誌Spiked也評論「編舞很強、舞者很棒、樂手很傑出(The choreography was strong, the dancers were brilliant and the musicians were outstanding)。」(*資料來源：蒂摩爾古薪舞集臉書)

以「歐開合唱團」為例，該團在成軍之後未滿一年，即拿下國內和國際共23座獎項。透過A Cappella和融合爵士藍調的演唱模式，將台灣與國外的音樂做全新的編曲而足具特色。這次參與愛丁堡藝穗節，雖然停留和演出的時間短暫，卻也能感受到愛丁堡藝穗節的競爭狀態。團員在無法使用麥克風的街頭上宣傳，如何讓遊客停留並聆聽演唱，輔以宣傳人員的介紹，對台灣產生印象，都需要花費相當大的功夫和體力。除此之外，國外A Cappella音樂的發展時間較長，觀眾聆聽A Cappella相對經驗豐富，也因此，「歐開合唱團」更加重視與其他A Cappella團體的相互切磋和觀摩。在8月12日《Island Voices》第3場演出結束後，終於獲得英國媒體The Herald Scotland的好評：「歐開合唱團由親屬共組的和聲，以極度精確的音準和口技，將傳統音樂轉換為流行旋律的技術，豐富而精采。」(Sibling close harmonisers the O-Kai Singers bring

traditional song into the pop arena with marvellous accuracy in both pitch and drummer impressions and rich, expressive voices.)

國內以保存傳承阿美族傳統音樂，並賦予創新之交響樂形式的「Amis 吾瓦樂團」，也在這次愛丁堡藝穗節當中演出。12名團員在寒冷的天氣中身著阿美族傳統服飾，帶著Kakeng（竹鐘）、竹鼓和砂鈴，在皇家大道等街頭來回穿梭，豐富的色彩、打擊樂聲響和傳統歌謠演唱所營造的歡樂氣氛，往往吸引數十名觀眾駐腳觀看、拍照和進一步詢問演出內容。大致而言，愛丁堡街頭是歡樂的戰場，團員們在街頭舞台上（Upper Stage）演出和與觀眾互動，讓民眾更能直接體會台灣原住民族的熱情與活力。整體觀之，對於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相當陌生的西方遊客，大都抱持著開放的態度加入跳舞，也十分好奇台灣原住民族的表演特色。英國媒體The Herald Scotland記者Rob Adams則對「Amis 吾瓦樂團」下了這樣的評語：「美妙的嗓音，令人回想起北歐拉普蘭的薩米族民謠歌手。歌手和鼓手充滿生氣的音樂風格和曲調，帶來了愉悅而壯觀的景致。」（Equally expressive but with a lovely guttural tone reminiscent of the Sami folksingers of Lapland

are the Amis Liyar vocal and percussion troupe, whose exuberance and musicality produced a joyous spectacle.)

經原文會的演後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超過80%的觀眾對於《Island Voices》都回應「非常滿意！」。大多數觀眾表示希望可以知道更多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內容，或取得更多團體資訊。少部分民眾覺得演出時間太短了，也期待明年可以再看到台灣原民表演。蘇格蘭國會議員Jean Urquhart在演後接受採訪時表示，這樣的演出值得5顆星的評價。愛丁堡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楊佳玲老師認為在重視歷史文化資產的英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藝術將能成為代表台灣文化的重要資產。愛丁堡大學居爾特暨蘇格蘭研究院Margaret A Mackay博士，在觀賞演出後，驚訝於「Amis 吾瓦樂團」竟能將失傳樂器重新製作，能夠在愛丁堡看到這樣的演出令她感動不已。

忙於演出之外，為了與當地藝術界人士進行深度交流，原文會董事少多宜，篩代在一場演出結束後致贈了一支親手製作的口簧琴予當地作曲家暨音樂家Steve Kettley，兩人現場合奏口簧琴，也讓演出地點成為實質交流的場地，使得台灣原住民族音樂得以透過樂器和當地音樂環境產生共鳴。透過音樂



《Island Voices》工作人員與其他國家原住民族表演者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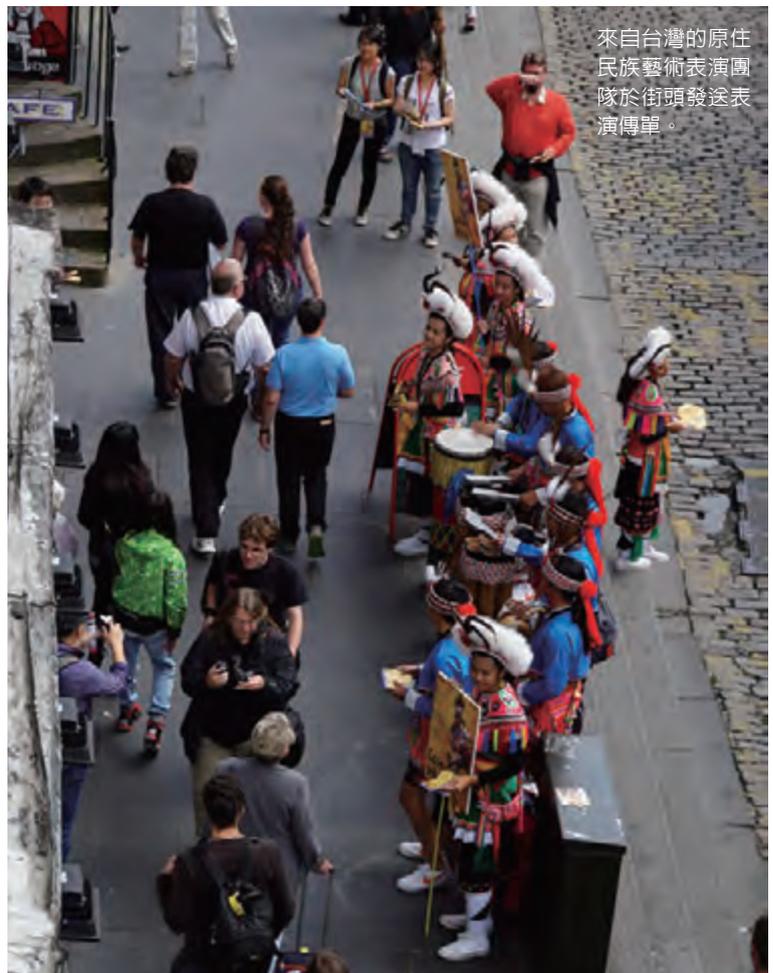
來自各國的藝術表演者，在愛丁堡大展身手。



無國界的特性串連國際音樂同好，可說是《Island Voices》節目推廣的目的，也是成果。

用「藝術外交」打前鋒

當亞洲國家如韓國政府、中國大陸政府早已汲汲營營於愛丁堡藝穗節，台灣推動國際藝文外交的起步顯得稍微緩慢。同時，相較於行之有年的「外亞維農藝術節」，台灣在愛丁堡藝穗節的參與過程，經常是藝術團體單打獨鬥卻仍票房不佳的狀況。今年文化部和原文會主動擔任鼓勵和執行的角色，無論是透過專案補助、委託辦理藝術團體出國展演，文化部和原文會都是主辦、主持整體活動的決策者與執行者。其中，原文會透過外交部駐愛丁堡辦事處的協辦，得以邀請蘇格蘭議會、文化大使、國際詩人等重要人士蒞臨觀賞，實已建立了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外交的重大一步。然而放眼未來，台灣藝術團體若要繼續參與愛丁堡藝穗節，無論從選擇場地、決定表演節目和形式、辦理藝穗節報名、行銷宣傳和售票、觀眾服務、當地藝文資源的串聯以及當地志工招募及管理各項作業，部會和藝術團體應達成共識並能整合雙方經驗和資源，才能夠在有限的人力和能力當中，達到最大的效益。◀



來自台灣的原住民族藝術表演團隊於街頭發送表演傳單。



冉而山劇場《彌莎·禮信》



蒂摩爾古新舞集《舞琉璃》

愛丁堡藝穗節驚豔國際的藝術風采 冉而山、蒂摩爾 站在世界最盛大的藝術舞台

文：黃珮筠 圖片提供：冉而山劇場、蒂摩爾古新舞集（依筆劃排序）

今年文化部首度徵選5個表演團隊在愛丁堡藝穗節展演「台灣季」，是唯一的亞洲國家主題展演，許多藝術團體都是初次遠征英國，展演期間不僅登上媒體版面、觀眾亦佳評如潮。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同時，也帶回了珍貴難得的經驗！今天，我們特別專訪冉而山劇場及蒂摩爾古新舞集，希望藉由他們現身說法，讓讀者更靠近國際藝術盛典的現場。

冉而山劇場 打開世界的眼睛

來自花蓮的冉而山劇場，成員包括阿美族、魯凱族、撒奇萊雅族、閩南和客家族群，出發前靠著募款和親朋好友贊助才湊足旅費，長達一個月共21場密集演出行程裡，自費前往的親友團們更扮演了後勤補給和公關宣傳等角色，是團長阿

道·巴辣夫心中最深的感謝！

在愛丁堡表演的《彌莎·禮信》作品，結合阿美族神話、祭儀、吟唱與行為藝術，幾乎每場都有不同國籍的觀眾們落下眼淚，英國當地深具公信力的評論網站Fringe Review極力推薦為國際節目中必看的選項，《泰晤士報》（The Times）撰稿人Donald Hutera還在推特上發表觀後感：「很震撼的儀式！儘管文化意涵不是很瞭解，但很慶幸我身在這裡！」最後，冉而山劇場更獲得愛丁堡藝穗節大會提名2014年的環境永續獎項！

阿道感性地說：「我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很努力地在呈現，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次可貴的經驗！」冉而山劇場的堅持，讓世界看見台灣最珍貴的原民藝術創作能量。



蒂摩爾古薪舞集於愛丁堡藝穗節以《舞琉璃》感動現場觀眾與媒體。

蒂摩爾古薪舞集 為未來蓄積深刻能量

愛丁堡藝穗節採連續密集演出的方式，這對缺乏定目劇經驗的台灣團隊而言，是極大的考驗，為了要在四千多個來自全球各地的表演團體中脫穎而出，每天一早就要開始準備宣傳和演出，每一場演出都是自我極限的超越與探索。

「每天做、每次做的過程裡，只覺得我們的頭更低、心更謙卑。」蒂摩爾古薪舞集團長璐姿·瑪迪霖，溫柔分享這次演出的心情。從屏東出發的蒂摩爾古薪舞集是台灣第一支排灣族現代舞團，作品《舞琉璃》以排灣族的浪漫愛情傳說，結合大提琴、聲樂家演出，真誠感動了英國的媒體與觀眾，《蘇格蘭人報》(The Scotsman)以4顆星的盛譽這麼寫著：「演出內容感動至極，強烈的情感觸動人心……透過演出者的表演溝通，語言障礙似乎消失於無形。」

璐姿感性地说，當觀眾都是外國人、如何讓台灣文化被看見成為一種使命時，反而突顯了平時訓練的重要性，「每一次最深的低頭，都讓我們回到原來的開始。」蒂摩爾古薪舞集的謙虛，也許正是為下一次高高揚起頭的光采，蓄積最深刻的能量。

從家出發 映照城市與部落的磨合

當遙遠的愛丁堡透過冉而山劇場、蒂摩爾古薪舞集，被台灣原住民族文化之美深深感動的同時，台灣的觀眾也有機會在2014年第2屆Pulima

藝術節中，近距離欣賞這兩個團體經過遠征淬煉後，更上一層樓的動人演出。

蒂摩爾將詮釋另一齣感受性作品《Umaq·烏瑪》，由編舞家巴魯·瑪迪霖醞釀著濃烈的部落情感，重新思考部落與現代城市的交融與碰撞，試圖牽引出內心對居所的歸屬，也開啟了不同世代、不同族群對話的另一種可能；冉而山劇場亦從「家」的主題延伸，打造出全新作品《永恆的妮雅廬》，藉由詩意的語彙，融入部落久遠古老的文化記憶、祭典儀式、舞蹈與音樂，映照出城市與部落之間的種種希望與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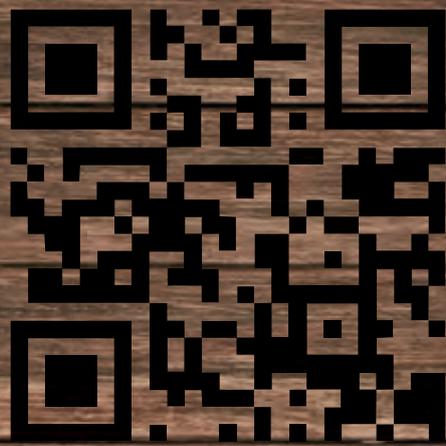


冉而山劇場於愛丁堡藝穗節的演出，讓世界看見台灣珍貴的原住民族創作能量。



族語新聞網

SINBUNG.IPCF.ORG.TW



sinbung.ipcf.org.tw

週一至週日
午間 11:00~12:00
晚間 18:00~19:00



部落、眷村、都會 交會的生命里程

Landuun Ismahasan

光榮退役後的第二人生

文：陳婷芳 攝影：吳素鳳

從部落到眷村再到大都會，
從軍旅生涯轉戰前線記者主播——Landuun Ismahasan（倫敦·伊斯瑪哈善）
豐富的生命歷程，滋養了他睿智的人生觀，
言談之間十足感性又幽默。

在擔任原視族語新聞製作人兼主播的10年之間，Landuun笑稱自己的生活就是二房（訪）一台：書房、採訪和主播台，談起攝影的技巧手舞足蹈，剖析剪接的專業興致高昂，但當他回到家中的書房，Landuun瞬息沈靜下來，他說：「我從小就很喜歡看書，無論是在家或工作室，我都需要一個書房空間，那是我可以獨處思考的心靈歸屬。」

如此的感性思維，很難令人聯想到他曾是職業軍人，Landuun性格來自於布農族的樂天善良，但又受到軍旅嚴謹的紀律訓練，自我信念和堅毅不撓在他身上融合了柔軟又剛強的個性優點，不僅在工作方面是一個穩定穩重的好夥伴，私底下也是個好先生、好爸爸。



充滿眷村記憶的軍旅生涯

從1978年投入軍旅生涯、2005年退役，Landuun臉上流露出驕傲的神情，牆上高掛裱框的勳章功績，長達27年的軍人身份已成為Landuun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成長歲月。Landuun說：「我從小就立志當軍人。」他回想起國小一年級時，第一次看到直升機，當時Landuun居住在一個地處深山的部落，那時蔣經國先生造訪並握手的情景，深刻烙印在他的童年記憶裡；而在國小三年級，部落第一次出現電力、也有了電視機之後，所有人擠在雜貨店觀看國慶大典電視轉播，那些在總統府前踢正步的軍人英姿更令他內心澎湃不已；一直到了國中三年級，他毅然報考軍校，也從此和眷村結下不解之緣。

因此，Landuun帶我們回到他的眷村老家，門口的鳳凰樹正火紅盛開著，只是湮沒漫草間的平房，早已不復昔日紅色鐵門的眷村印象，「仁愛村437號」的門牌也已消失無蹤，當年為了結婚而購置的房舍處處都是回憶，木門仍張貼著「囍」字，牆壁上還掛著1988年6月12日結婚紀念日的日曆……，這些景物都將隨著即將拆除的眷村，一同流逝在歲月裡。聊到這裡，念舊的Landuun禁不住滿滿的感慨。

Landuun說，如果部落的成長足跡裡，祖靈是一種血脈相連的生命意義，那麼在眷村生活的日子裡，二空基督教會則是他很重要的信仰依靠。走進教會，Landuun很習慣的跪下來安靜禱告，連一旁的我們也能深深感受這股沈靜的力量。



教會是Landuun重要的信仰依靠。

位於二空眷村的老家，充滿許多Landuun的回憶。





荒廢多時的舊居，
將隨著眷村拆除，
流逝在歲月裡。



研究所一景

聽著Landuun字正腔圓的主播談吐，不免好奇眷村生活的影響，豈料他瞬間說出一口濃濃外省鄉音，令人不覺莞爾。當他侃侃談起眷村的故事，每次都哽咽不能自己，他看過那些街坊鄰居的老兵如何思念家鄉，孤身背影踽踽而行彷彿一幕幕時代的悲劇，即便老兵凋零，心酸的情懷依舊迴盪在寂靜無聲的眷村空巷裡。

重拾母語增進學習動機

「踏上媒體這條路，其實是在軍中面臨到退伍、或留下繼續深造的抉擇。」Landuun回想當時發現原視成立，並且要招募人才培訓，他心想，反正人生走一遭，何不讓自己的生命增加更多可能性？

後來，因為擔任族語主播，為求新聞專業而求教於部落老師和耆老，Landuun也會利用採訪的機會，帶領其他族語主播實地體會耆老們使用族語生活的情況，並引導年輕族人重拾母語的養成工作。尤其在八八風災後，他深刻體認女性在部落裡承擔著穩定的力量，為此他特別選擇高雄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Human Sexuality）進修，企望更了解性別於族群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並藉此運用不同視角呈現新聞面貌。

從主播台一路自學攝影及剪接，Landuun坦言自己更偏愛幕後工作以及軟性新聞題材，專注陳述出自己想要的故事，就像是採訪有「會走路的樹」傳奇之說的台東鸞山森林博物館時，他說：「清涼的風，蟲鳴鳥叫都是利息。」；紀錄片《隱匿的Kavalan》將新社部落的人、物、景一點一滴的紀錄起來；又或是深入玉山、大霸尖山及八八風災的大愛永久屋追蹤報導等，始終堅持著自己心底的使命感，Landuun笑說：「我還有金鐘獎和普力茲獎的夢想」。這份自信正如他對年輕一輩原住民族的共勉期許，「我們不是弱勢，只不過是少數，活出自己的樣子應該也是一種強勢。」◀

播報族語新聞工作甘苦

新聞工作的困難度和技術性，相較於軍人生涯難度較高，每當Landuun完成任務，都會有一種登頂的成就感。在播報族語新聞之後，他也發現族語的傳承產生斷層，幾乎年輕一輩的族人不太會講母語，因此當務之急是引起關注和反省語言的存在，未來才有討論解決的立論基礎。

布農族文化小辭典

Samu

布農族人在Samu面前一律平等，都要遵守。Samu一般翻譯上是指布農族傳統生活的社會學，廣義為來自於生活的約定俗成的規範、法律、禁忌等，例如：小孩不可食內臟、收割小米時不能吃午飯及喝水、家中有人出去狩獵不能吃薑頭等；而表現在祭典方面，像射耳祭只限男人參加，女人禁止參加及觀禮，諸如此類。



Pulima藝術獎工作團隊

成就於原住民族 藝術場域發展的一股推力

文：郭力青 攝影：邱春雄

2012年，全國首創的原住民族藝術獎項「Pulima藝術獎」開啟了藝術發展的新頁！而在歷經一年多的耕耘後，第2屆「Pulima藝術獎」大展即將在今年11月發表。這台前的成就，仰賴一群幕後藝術行政人員，滿懷著熱情與抱負，期望成就於原住民族藝術場域發展的一股推力。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原文會），為傳承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及經營原住民族傳播媒體，其中特別規劃辦理文化、藝術等相關業務。幕後人員為落實辦理「Pulima藝術獎」之精神，從第1屆起，舉凡籌組籌備委員會到召開無數次針對評審機制、推舉評審團資料庫名單、國內外藝術家邀請之名單等會議，透過嚴謹且繁複的初複審過程，最後才產出具原住民族主體性的得獎名單。同時，透過原文會國際交流業務以及籌備委員會的協助，積極邀請國外藝術家、獨立策展人來台策展及發表論述，希望引領民眾認識當代原民藝術的審美經驗。

“ 期望Pulima藝術獎成為放眼整個南島文化，讓更多人能欣賞且體會到台灣原住民族藝術之美。 ”

幕後工作人員侃侃而談這兩屆以來籌備藝術獎的歷程，其中，競賽審查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艱辛。舉凡處理得獎作品攝影、包裝、保險、運送與倉儲，每個環節都得小心謹慎，因為每件作品都是明日之星，「像第1屆實地複審送件，考量大部分參賽者送件距離與居住地，故設立於屏東文化園區內，而第2屆改在台北松山文創園區，每兩年轉換一個新的收件場域就是希望達到對全國性徵件的公平性，也產生很多突發狀況，都在在訓練我們的應變能力。」

最大的效益莫過於原文會將每屆得獎作品集結成冊，使每位入圍以上的參賽者皆能獲得專刊，也藉由刊物流通，讓更多人能夠認識原住民族藝術家的作品和創作經歷，受邀至國外參展的比例也逐年增加，成效顯著。「我們最終的期望，是希望Pulima藝術獎不單只是當年度肯定藝術家的平台，而是能成為放眼整個南島文化，讓更多人能欣賞且體會到台灣原住民族藝術之美。」



原視節目表 (10/01~11/30)

2014年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00:00	LiMA新聞世界	8點線上你和我				LIMA幫幫忙	LIMA幫幫忙
00:30						MASALELE 藝術地圖	MASALELE 藝術地圖
01:00	大樹下(至11/3)看見好的yontan'e (11/10起)	16影展					文學地圖
01:30							spi'向前走
02:00	部落風	族語學原					部落行腳
02:30							
03:00	o'rip慢生活	文學地圖	部落行腳	Mata看天下	尋找祖靈地(至10/31) 看見好的yontan'e(11/7起)	LIMA幫幫忙	Mata看天下
03:30		spi'向前走				MASALELE 藝術地圖	
04:00	Mata看天下	o'rip慢生活	ari ari 一起回家吧	LIMA幫幫忙	東海岸之聲	LiMA新聞世界	尋找祖靈地(至11/2) 看見好的yontan'e (11/9起)
04:30				spi'向前走			
05:00	8點線上你和我					2014 族語午間新聞	2014 族語午間新聞
05:30							
06:00	2014族語晚間新聞						
06:30							
07:00	科學小原子				2014 族語午間新聞	2014 族語晚間新聞	
07:30	wawa senai						
07:45							
08:00	LiMA新聞世界	部落大小聲	ari ari 一起回家吧	LIMA幫幫忙	東海岸之聲	2014 族語午間新聞	2014 族語晚間新聞
08:30				spi'向前走			
09:00	Mata看天下	科學小原子				2014 族語午間新聞	2014 族語晚間新聞
09:30		wawa senai					
09:45		娃娃巴比卡(至11/21) / wawa sena (11/24起)					
10:00	族語學原				2014 族語午間新聞	2014 族語晚間新聞	
10:30							
11:00	2014族語午間新聞						
11:30							

原視節目表 (10/01~11/30)

2014年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12:00	2014午間新聞					2014午間新聞	
12:30						spi'向前走	部落大小聲
13:00	Mata看天下	科學小原子			o'rip慢生活	LiMA新聞世界	
13:30		wawa senai					
13:45		娃娃巴比卡(至11/21) / wawa sena (11/24起)					
14:00	LiMA新聞世界	o'rip慢生活	ari ari 一起回家吧	LIMA幫幫忙	東海岸之聲		
14:30				spi'向前走			
15:00	文學地圖	部落的行腳	Mata看天下	尋找祖靈地(至10/30) 看見好的 yontan'e(11/6起)	部落的心跳	我的舞台	
15:30	spi'向前走				spi'向前走		
16:00	2014族語午間新聞						
17:00	科學小原子					LiMA新聞世界	東海岸之聲
17:30	wawa senai						
17:45	娃娃巴比卡(至11/21) / wawa sena (11/24起)						
18:00	2014族語晚間新聞						
18:30							
19:00	2014晚間新聞					2014晚間新聞	
19:30						部落大小聲	spi'向前走
20:00	8點線上你和我				LIMA幫幫忙		o'rip慢生活
20:30					MASALELE 藝術地圖		
21:00	o'rip慢生活	LIMA幫幫忙	ari ari一起回家吧(至10/29) 看見好的 yontan'e(11/5起)	東海岸之聲	LiMA新聞世界	ari ari 一起回家吧	
21:30		spi'向前走					
22:00	16影展					LIMA幫幫忙	ari ari 一起回家吧
22:30						MASALELE 藝術地圖	
23:00	2014晚間新聞					2014晚間新聞	
23:30						文學地圖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保有節目異動權利，當週詳細節目表，請上官網查詢。



開放參訪

專人安排導覽行程

2014年1月1日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文會）自主營運原住民族電視台（原視），專注於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傳承與扎根，落實族人媒體近用權與發聲權。身為公共性的族群頻道，我們歡迎族人朋友、社會大眾對自己的電視台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本會特設專人導覽參觀本會環境、電視節目製播流程及文藝空間。

導覽行程資訊

一、服務對象

- 1.團體：一般民眾10人以上，40人以下團體、學校團體、社會團體或其他團體皆可申請。
- 2.個人：若人數不足10人，請先來電預約時間，以併入其他團體參訪方式辦理。

二、參訪時間

每週一至週五，下午14:00。（週末或國定假日不開放）

三、參訪報名方式 電話預約報名

- 1.電話專線：02-2788-1600轉202進行預約確認或洽詢導覽相關事宜。
- 2.專線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10:00~18:00，週末及假日恕無法受理；如忙線中或無人接聽，煩請留言，我們會盡快與您聯絡。

四、導覽內容

參觀動線：認識原文會 & 原視（簡報）→主播來分享→虛擬棚→文藝走廊→辦公廳舍。（時間總長約90分鐘）



藝文訊息

1.2014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

活動時間：10/01~10/31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活動地點：鐵道文化園區二館（舊工務段）廣場

聯絡電話：03-8227121

活動網址：<http://www.hccc.gov.tw/Portal/?lang=0>

2.「原藝流傳：全國原住民木雕競賽 優選作品精選」特展

活動時間：2014/09/13~2015/01/25

主辦單位：台東縣海端鄉公所

活動地點：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台東縣海端鄉海端村2鄰山平56號）

聯絡電話：089-931370分機203林小姐

活動網址：<http://www.haiduau.gov.tw/>

3.原住民合唱戲劇——莎瑪娜

活動時間：10/15~10/16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采苑藝術文教基金會

活動地點：台北市中山堂（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98號）

聯絡電話：02-25633376

活動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采苑藝術文教基金會/142694763174>

4.103年度原住民插畫創作比賽

活動時間：03/21~10/31（郵寄者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主辦單位：桃園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活動地點：桃園縣政府（桃園市光興里縣府路1號）

聯絡電話：03-3322101分機6683

活動網址：<http://www.tycg.gov.tw/>



夕陽伴漁歸

暮色中的老人與海。傳統的漁筏在機動船日益普遍時漸漸沒落，耆老也逐漸凋零，下一代的部落孩子，要如何認識族群文化呢？

雅美（達悟）風情

圖·文：江鍾憲瑜（夏曼·林恩）

舞動

頭髮舞，是雅美（達悟）族婦女獨特的舞蹈，取自海浪的律動，以飛揚的髮絲呈現海洋民族的美學，傳承自母親的部落血統，藉由頭髮舞的影像記錄，遙想媽媽當年的風采。



大船下水

新船的完工，是雅美（達悟）族人的大事，不是為了給人參觀湊熱鬧，大家齊聚給船主祝福，下海試划，期許的是下一季的豐收。



▶ 江鍾憲瑜（夏曼·林恩）

雅美（達悟）族，在大島流浪多年，現職導遊兼記者，逐漸朝小島返鄉之路靠近，以攝影的興趣記錄族群文化。



按照你 原住民攝影圖文徵稿

攝影能抓住令人悸動的一瞬，文字則能記錄當下的故事。

只要你喜愛原住民族文化，能以攝影作品和文字說明，彰顯原住民族特色與文化價值，獲審稿通過後將刊登於《原視界》，期望藉此提供讀者更多不同面貌之原住民族文化。



▶ 題材範圍

以原住民族部落為主題，包括部落人文、歷史、藝術、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等。

▶ 投稿需知

1. 攝影作品：請提供3~4張個人創作之攝影作品（解析度需300dpi以上）。
2. 文字描述：請撰寫150~200字，與該攝影作品相關的文字說明。
3. 投稿者個人照片：請提供1張、解析度300dpi以上的個人照片。
4. 投稿者個人簡介：請撰寫70字以內的個人簡介。
5. 投稿者聯繫方式：請留下「姓名、電話、通訊住址」以便聯繫。

▶ 投稿方式

email
主旨註明「投稿：按照你」
寄至 ipcf.edit@gmail.com

▶ 注意事項

1. 投稿之作品，攝影及文字需為個人創作，不得有抄襲事宜。
2. 攝影作品解析度需在300dpi以上，以便印刷。
3. 如獲審稿通過並刊登之投稿者，將致贈精美禮品。

問卷抽獎活動

時間：10/10~12/10

《原視界》為一報導原住民族文化與時事的刊物，為了能更了解刊物讀者群以及讀者的需求，請您撥冗至下述網址填寫幾個簡單的問題。我們將於問卷填寫時間結束後，進行抽獎、並個別通知得獎者（未獲獎者不另行通知）。



問卷網址：<http://goo.gl/3FhXFe>

TITV

獎品內容



蜜糖水果派莓果果實護唇膏每人1支（共50支）



別蚊我草本驅蚊貼片體驗包每人1包（共50包）



樂捐

享樂趣

● 單筆捐款

500

元以上，

就送《流浪之歌》專輯乙張



● 單筆捐款

1000

元以上，

加贈《流浪之歌：
林班歌 部落誌》專書乙本



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

林班歌：一個流浪年代催生的「流行」。一把吉他，一曲旋律，淡淡幽幽的唱著離鄉人的哀思與情愁。與您分享「我們的歌」！邀請您一同感受那留傳半世紀，深切動人的思戀故事！

查看捐款方法



10/31-11/16

2014
PULIMA
藝術節

城市部落

Urban Tribes

華山1914文創園區、水源劇場、LEGACY TAIPEI、中油國光廳（開幕演出）

購票請上 — 兩廳院售票系統（表演團體）與博客來售票系統（演唱會）

早鳥優惠即日起至10/15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承辦單位



場地協辦



宣傳協力



媒體協力





ISSN 2313-111-X



9 772313 111001

